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東北叢刊

第二期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出版

本刊啓事

本刊發行伊始意在集中學術以供衆觀

海內賢達能以合於本刊主情之宏文鉅製賜寄無任歡迎詩曰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又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本刊之職志亦所望於

諸君子者也徵稿簡章列後

本刊徵稿簡章

- 一、來稿文字不拘何種性質。凡屬於學術之研究。合於本刊宗旨者。或撰或譯。均所歡迎。
- 二、翻譯文字。務請附寄原文。校對完畢。即當奉還。萬一不能照寄。務請註明出處。及原著人姓名。
- 三、文言語體。不加限制。但皆以明白曉暢爲主。
- 四、文字務請繕寫清楚。並加句讀。文中如有圖表。務請繕寫明晰。照片及複製圖片。並請將原片附寄。
- 五、稿件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寄稿時特爲聲明者。不在此例。
- 六、來稿須註明撰譯人姓名字號。（但發表時。經作者聲明。亦可改用別號。）及詳細地址。寄稿後地址如有更動時。仍請隨時通知。
- 七、來稿內容。屬於本刊通論學術專著三門者。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贈現洋六元至二元之酬金。其他各門視稿件之性質。酌贈酬金。或本刊不等。但於本刊出版前。已在他種刊物上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本刊對來稿。有不合者。得予訂正。但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請逕寄遼寧教育廳編譯處。

東北叢刊 第二期

通論

文學平議

金毓黻

學術

歷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

卞鴻儒

曉巢集校錄

金毓黻

許伯政全史日至源流考證

陳思

記俞理初倫理學說

王永祥

專著

元行省丞相平章事年表

吳廷燮

東北輿地釋略卷一

景方昶

文苑

文錄 三首

目錄

目錄

詩錄 三十四首

詞錄 二十八闕

雜俎

怡園詩話

插圖

毋丘儉丸都紀功碑

附錄

作者略歷

（後附文釋）碑功紀都丸儉丘毋



碑共七行
 四十八字
 外有二字
 泐不可辨
 下端闕前
 清光緒三
 十年七月
 奉天輯安
 縣設治委
 員吳光國
 發見于縣
 境板石嶺
 西岔後（
 按板石嶺
 即丸都所
 在）民國
 八年九月
 袁潔珊先
 生購歸省
 有現存張
 司令長官
 府邸

釋

文

正始三年高句驪官

督七牙門討句驪

復遺寇六年五月旋

討寇將軍魏烏丸單于方

威寇將軍都亭侯

行裨將軍領六

口裨將軍

東北叢刊略例

一、本刊賡續前刊東北雜誌未竟之緒。以發揚東北文化振導學術之研究爲主旨。

二、本刊門類。具如左方。

- 一、通論。專就一問題。爲縝密之討論。以協古今之宜者爲準。
- 二、學術。自撰、譯述。不拘定格。
- 三、專著。中外人名著、及先正遺著、未經刊行者。入此類。
- 四、文苑。文錄。詩錄。詞錄。
- 五、彙載。章制。筆記。說部。
- 六、紀事。專紀東北大事。用紀事本末體。
- 七、通訊。各方函訊。擇要發表。其尤要者。係以答覆。
- 八、書評。取古今名著。批評其得失。以爲研誦之準則。
- 九、別錄。與本刊主旨無關。而饒有興味可資研究者。入此類。
- 十、插圖。或冠於冊首。或隨文附見。不拘一格。

以上各門類。篇數多寡。不加限制。每期亦不必求備。

三、文言、語體。兼收並載。惟均以明白曉暢雅俗共喻爲主。艱深古奧之文言。固所力避。詰屈鄙俗之語體。亦所不取。

四、凡合於本刊主情之稿件。經審查合用者。均予刊登。但除別錄一門外。作者以下列之四例爲限。

一、現居於東北者。

二、雖非居於東北。而其文字內容與東北有關者。

三、東北先正之遺著。

四、雖非東北先正。而紀述東北聞見之遺著。

五、本刊每月發行一次。每滿一年。卽合訂爲一集。以便保存。

六、本刊由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發行。

通

論

王樹翰題

文學平議

金毓黻

敘曰。上世論文。其言簡矣。書曰。辭尚體要。弗惟好異。志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易著修辭立誠之訓。傳明修飾潤色之功。雖片語單辭。虛牟百代。徒以立言簡約。故尋繹爲難。下至屈宋。以賦興於楚。馬班以史稱於漢。覽其撰著。洵爲後世之宗。至於論文之言。不少概見。獨有王仲任論衡。略論篇章章利病。文儒異同。以視前修。稍爲周至。自此以降。作者彌繁。然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今已不可得見。至如魏文典論。則疑密而不周。陸機文賦。或云巧而不整。惟劉舍人文心雕龍。包舉古今。精微獨至。尋其斷限。祇及蕭齊。梁世迄今。世序繇遠。文章之變。視古逾甚。而論文者。但有散見之辭。更無綜覈之作。豈彥和遺響。嗣和爲難。抑以此道。堯堯賢哲。未肯屑意也。蒙以曩歲。游學上都。講誦餘暇。輒有筆錄。亦嘗究古今之異同。求文質之中道。自媿言無倫脊。不足抗手先民。敝帚自珍。未敢襮之於外。比年忝廁教席。謬膺文政。在學諸君。時有商量之雅。爲是忘其固陋。彙括宿昔所識。草成十篇。命曰文學平議。明知語焉不詳。無所比數。持以就正有道。庶將開其蔽蒙。所撰目次如左。

- 封域第一。
- 篇章第二。
- 法式第三。
- 體製第四。
- 情理第五。
- 辭采第六。
- 音節第七。
- 法術第八。
- 問學第九。
- 時序第十。

封域第一

粵稽古昔。無專論文辭之書。魏晉以降。漸有著錄。議論所涉。廣狹互殊。是故搵論文學。以定其封域。爲先務。在昔班固刊劄七略。總名藝文。詩賦以外。兼及經傳諸子術數兵書。其經界所及廣矣。至昭明選文。自定凡例。於史籍則云事異篇章。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本。跡其所錄。皆爲散篇短作。持以衡較班志。惟詩賦一略。足以當之。又何狹耶。尋省古今論文之書。莫先於魏文典論。莫備於劉氏文心。典論之言曰。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又曰。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審是則文章不遺六藝明矣。劉氏旣著宗經之篇。以明徵聖之旨。而於史傳諸子。論之復有專篇。是其經界亦不若文選之狹也。竊謂凡以文字著於竹帛。有篇章法式可尋者。皆得與以文章之稱。散篇短作。固文士所盡心。經史諸子。又孰非載之以文者乎。班志所錄六藝略中。已有詩經。孟堅亦稱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是則後世詩賦。其源出於風雅。然詩賦一略。終與六藝披離者。夫豈不以靈均而降。作者日多。附之六藝。將不勝其繁乎。別立新名。自成部次。此劉舍人所謂六藝附庸。蔚成大國者也。昭明非不知經史爲文。可以兼錄。徒以古人成作。自具篇章。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此與班氏出詩賦於六藝。復何以異。論者緣此。遽謂文章之事。散篇短作。足以盡之。其亦誤會昭明之旨矣。綜論古今文章之用。不外論學談理紀事抒情。四端紀事之作。史所專司。論學之書。必歸諸子。談理抒情之文。

始以散篇短作爲衆。故必上古籍以明經略。若僅自其流變言之。則六朝常言乃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矣。唐宋以後編次集部者。更以五言七言之詩別於常文矣。封執不除。則文術彌形。湫隘而經史之體。劃然與華辭分涂。故推論文學者。不得以末流自限也。若夫體有古今。用有緩急。通俗之作。常行之文。造次成篇。卷舒隨世。論其工拙利病。固爲學者所先。然當知文章之事。不齊是而止。

篇章第二

篇章之名。自古而有之。攷其始。簡策稱篇。樂歌有章。易繫辭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言篇之最先者也。篇之名亦施於樂歌。大戴禮記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八篇廢不可歌。蓋樂竟爲一章。集章而成篇。故毛詩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孔穎達云。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樂俱興。其說是也。其後乃以樂歌篇章之法。汎施於書籍。周末諸子著書。皆計篇章。其明徵也。漢世更有所謂章句之學。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穀梁章句。皆說經之作也。章實齋曰。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著之於書。則有簡冊。標其起訖。是曰篇章。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文史通義篇卷篇。蓋古者縑帛未興。諸子之徒有所論述。皆以著於簡冊。非其言之成章有序者。不得書焉。後世縑帛既興。印刷踵起。著書難易與古既殊。遂有起訖不

明。篇。章。錯。亂。而。敢。於。鏤。版。行。世。者。矣。原。篇。章。之。法。初。僅。施。於。諸。子。經。說。後。來。論。者。更。及。於。散。篇。短。作。劉。彥。和。曰。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心。雕。龍。章。句。篇。劉。子。玄。曰。飾。言。爲。文。編。文。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史。通。敘。事。篇。是。知。爲。文。章。者。篇。以。包。章。章。以。包。句。句。以。包。字。苟。字。句。之。無。疵。則。文。成。章。而。有。序。矣。文。字。之。有。篇。章。猶。樂。歌。之。有。節。族。節。族。不。調。難。以。成。音。篇。章。錯。亂。亦。豈。能。成。采。哉。是。以。古。之。作。者。如。老。莊。荀。孟。之。徒。皆。篇。第。秩。然。自。標。起。訖。而。文。章。之。美。後。世。亦。莫。之。及。漢。世。王。充。更。謂。采。掇。書。傳。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論。衡。超。奇。篇。鴻。儒。所。由。異。於。文。人。卽。在。能。連。結。篇。章。然。則。篇。章。願。可。不。厝。意。哉。世。之。人。皓。首。學。文。字。句。尙。未。能。無。疵。復。何。篇。章。之。有。然。且。自。命。曰。吾。非。文。士。吾。爲。鴻。儒。何。其。不。自。量。乎。

法式第三

近世論文者。多留意於法式。法式之必須明辨者。其惟稱謂乎。夷攷稱謂之繁。莫先於左氏。一篇之內。稱爵稱名。莫衷一是。史記承之。更甚於前。故同一列傳也。張蒼李廣則稱官。而曰丞相將軍。劉敬張釋之則稱名。而不曰奉春君張廷尉。後世學其文者。以爲必仍其稱。乃爲近古。於是大學士之官。得稱相國。吏部尙書之官。得稱冢宰。不悟古人之文章。稱謂雖繁。要必有其義例。張蒼之稱丞相。卽

蒼之實爲丞相也。李廣之稱將軍，卽廣之實爲將軍也。若在後世，大學士之官，不過當漢世尙書之任，非有助理萬機之權，而吏部尙書亦不過周代司士之職，非有均治邦國之責也。此而仍襲前稱，則爲混淆名實。以云古雅異乎？吾黨所聞，蓋文章之職，所以識往諒來，故必兼明法式，使人有所憑依。若一以古稱是尙，使後人不識命名所自，則識古之職未盡，而諛來之效已窮。以此造文，非通方之士也。昔者蘇子瞻爲趙抃作表忠觀碑，前叙載抃原奏有臣抃言制曰可之語，而章學誠笑之，以謂蘇氏揣摩秦本紀太熟，而不知其非宋時奏議之體。蓋公文程式代有不同，爲之者斷宜從俗觀。於有唐昌黎韓氏以復古自任，而集中表狀之文，一從時制，未嘗貌爲古雅也。朱子韓文考異云：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常用當時禮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爲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据此是文章非獨稱謂宜從時。卽體製亦宜從時。惜乎以子瞻之工於文。而猶不見及。若夫稱謂廣狹，古今不同，又貴斟酌雅俗，定其從違。古者昆弟之稱，祇以施於同姓，而今人則以遂於朋友。此古狹而今廣者也。古人稱甥者有三：施於姊妹之子，施於壻，施於妻之昆弟，今則專以施於姊妹之子，而壻及妻之昆弟未有所稱。此古廣而今狹者也。至若妻之父母，古稱外舅，外姑，立名甚雅，而今人或稱岳父岳母，此則野俗之言，不見典記。若施之文章，則足以釀嘲矣。故古今雅俗之宜，又不可不辨也。

體製第四

自散篇之文猥衆。而體製因之日繁。討其職司。兼明利病。今日所宜亟也。昔者魏文典論。陸機文賦。已粗舉其凡。至劉氏文心。更能包舉衆製。大暢其支。其書自明詩以下二十篇。皆專詳體製之作也。蓋初學爲文。莫要於辨體。典論謂書論宜理。詩賦欲麗。文賦謂論精微而朗暢。賦體物而瀏亮。明二者之製。各有攸宜。苟有違異。卽其用不顯。往者王粲務本。應瑒文質。題署曰論而純。作韻言幾如辭賦。此雖肇於諸子。究之不可爲式。况以精微朗暢之體。效體物瀏亮之製。淆亂名實。貽笑通方。尤爲學文者之所必戒。持論者之所當嚴。故體製不可不講者。由斯惜也。自晉代以來。集部滋繁。文體猥衆。而整齊之法。亦有可言者焉。仲洽流別彥升緣起。皆爲整齊體製之書。而全文久佚。後世莫覩。今存之任昉文章緣起。蓋出僞託。今存總集之書。莫古於文選。雖衣被衆體。無所不包。而整齊之法。未及詳言。姚姬傳氏譏文選分體碎雜。立名多可笑者。實則昭明命名。皆一本前古。非由自作。夷攷魏晉以往。集部未興。凡有所作。皆類舉其體。以稽篇數。後漢書文苑傳於杜篤則云。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於王隆則云。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於黃香則云。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於邊韶則云。著詩頌碑銘書策凡二十五篇。若審其命名之義。則誄之與弔。皆爲哀祭之文。質非有異。而分兩目。讚之與頌。或旨取贊助。或義主形容。取徑非遙。宜歸一類。而范史不然是知昭明分類純襲故言。

未可肆意妄譏也。文選之書本總次別集之文，加以去取，其立名因仍舊貫，宜也。姚氏譏之過矣。章實齋氏謂文選以枚生發問，遂標七體，則宋玉九辨亦可標名爲九，此亦未諦。文選以七立名，誠爲不辭。然尋其立名，亦非自昭明始。後漢書叙博毅之作，則有七激；叙李尤之作，則有七歎。是知七之立名由來久矣。尋檢古今總集之書，其編次之法，約有兩端：一則因仍前人之舊，不立新名；文選是也。一則蒐集古人之文，加以整齊，古文辭類纂是也。蓋因仍前作者，便於檢尋，加以整齊者，可明義例，不爲優劣之論，乃可持兩家之平矣。

情理第五

古今文章之用，其大別有四：一曰論學，二曰談理，三曰紀事，四曰抒情。昔子夏叙詩，肇興六義，一曰賦，二曰比，三曰興，四曰雅，五曰頌，六曰賦。賦取直陳，有近似於紀事；比主譬喻，有近似於談理；興與意志，有近似於抒情。惟論學之文，詩則無有比類而推，其老莊荀孟之作乎？夫有周之季，諸子踵興，皆各本名理以成家言，後世乃鈔有繼軌。至於紀事之史，編年之書，事迹具於篇前，作者難用已私。故唐宋以後，皆由官修，在野之士鮮有爲之者。近代之文，以談理抒情之製爲多，良有以也。雖然，往者昭明太子論諸子，有立意爲宗之語，則論學之文亦談理之作也。劉子玄論史，有貌異心同之喻，則紀事之史亦抒情之文也。是則古今文籍雖繁，而情理兩端不能外之矣。間嘗瀏覽往篇，比其倫類，皆可

綜以情理兩端。論辨奏議詔令箴銘。畸於談理之作也。序跋書說頌贊哀祭。畸於抒情之作也。若乃傳狀碑誌雜記辭賦。或主紀功。或主寫物。旨趣雖殊。亦無不本之於情理也。昔太史公作伯夷列傳。慨夷齊以得夫子而名益彰。韓退之誌柳子厚之墓。亦致歎於無節義之小人。則緣文以生情者。原不必限於書說哀誄之作也。班固兩都。侈陳宮觀。而篇末折之以法度。揚雄羽獵。極目鳥獸。而語終歸之於諷諫。則假物以明理者。原不必限於論說奏議之作也。蓋古之作者。原不以空言相務。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陰陽與政事。豈無物之謂乎。故積理於製作之先。鬱情於篇章之內。然後可連鑣於藝林。並轡乎文路矣。若此之不知而空言作述。是徒知易繫之言多韻藻。而不知孔子之有憂患也。徒知史記之文甚奇縱。而不知子長之嘗發憤也。以此言文。雖有小善。難成家言。是以通人之所務。在彼。不在此矣。

辭采第六

易稱修辭立誠。而文言一傳全用儷語。老聃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後世莫及。古人之於文辭。未嘗不求其工也。夫虛車徒飾。誠見詬於通人。羊鞞無文。亦豈出於大雅哉。是以草創之文。終歸潤色。旨遠之論。繼以辭文。若云文能從質。即足盡立誠之職。則是野老之鄙言。可以儕士夫之筆語矣。將何以解於黼黻文章之喻。出辭鄙倍之戒乎。棄采色組織之工。爲獷悍粗簡之語。以此言文。非達情

之論也。然自來論者。每多重質。而論之文章體製。亦嘗質文不掩。魏文典論則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陸機文賦則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蔚彬。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狂。觀於兩家所論。則奏議書論近質。詩賦頌贊近文。而碑誌之文。則又介乎文質之間。重質輕文。曷足以盡文章之用乎。攷文之爲義。取於錯畫成采。故出言粗犷者。不得名文。楊馬之賦。顏謝之詩。緣情體物。踵事增華。可謂極文章之能事矣。然若賈生政事之疏。嵇叔養生之論。亦豈吐辭粗犷。語無華采者乎。兩家所論。蓋因文以示準。文中亦有其質者焉。質中亦有其文者焉。必權衡輕重之分。以立文質相從之律。而後體製有定。文成法立矣。劉彥和曰。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文心雕龍情采篇。是則情在文先。而文由情生也。故託物體志之作。以麗淫爲貴者。苟無其情。亦取譏於君子。昔者張衡兩京。期以十年。左思三都。成於一紀。精思於造賦之日。紙貴於文成之時。而嫠婦讀之不爲泣。甲士讀之不爲奮者。造文之人。未立其情於先。則誦文之人。卽不能生其感慨於後。是以知文之士。不空言文。而辭采一端。又貴揣其本。

音節第七

夫音節之論。由來尙矣。古稱聲成文。謂之音。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

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言。亦音節之論也。尋音節之興。莫先於詩。詩之爲體。皆以韻語相協。取其易誦。古詩三百。其可見者也。自時厥後。乃以迤於常文。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孟堅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蓋自靈均以降。始以長言永歎之詩。變爲賦體。然亦以韻語相協。與詩同風。其間如楚辭卜居漁父之篇。子淵聖主賢臣之頌。或通首無韻。或有韻與無韻相間。此則有韻之文。漸趨於無韻之微也。蓋文章之有音節。初不限於韻語。駢儷之文。前有浮聲。後有切響。兩句之內。輕重悉殊。未嘗無音節之可尋也。至若散行之文。盛於唐宋。檢其所作。類皆解散駢偶。變成筆語。既乏韻語相協。亦無平側可言。音節之論。宜乎不作矣。然近代工爲散體之士。每謂文章節奏。有同管絃。此劉海峯論文偶記語。而姚曾兩氏更謂作文以聲調爲本。散體若無音節。聲調何自生乎。夫搦翰之士。初成篇章。繹其思理。似文成條貫。不見其疏。迨縱聲讀之。則字裏行間。乃多未密。此亦由音節之論。講求未精也。宋世曾鞏蘇轍之文。比其工力於韓柳。誠爲不類。然繹之於心。則條理秩然。誦之在口。則宛爾合契。後世稱爲大家。信非偶然矣。或以音節之論。爲文章末務。求其本源。乃在義理。苟義理之已明。自能規矩在心。出言成理。所謂先立其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斯言雖諦。亦有未盡。蓋義理者立文之本。音節者造文之術。本與術合。乃成文章。若謂深於義理。即可工文。則宋儒之語錄。宜遠勝於韓柳之作矣。乃校其成器。適得其反。抑又何耶。觀於孔子贊易而述文言。其辭皆奇偶相生。音韻相和。未嘗清言質說。

如語錄之體也。是知造文者雖貴本末兼持而音節之論君子未嘗廢。

法術第八

間嘗泛覽古今名作。莫不具有鎔裁。言成矩度。而論者於此未盡厥辭。蒙以淺學亦欲一推其得失焉。昔者劉勰著論有鎔裁之篇。詳其立言。乃在法之繁簡。未足盡文章之要領也。且夫文有繁簡。皆因勢以立辭。作者諒無成心。存於初製之日。是以同一史記之本紀也。叙項籍則文成過萬。叙孝景則字不滿千。蓋一則繫乎廢興。一則取以備體。繁簡之法本無成規。以此論文。豈學文之總術乎。有唐韓愈以文章雄視一代。喜以作法詔人。時有問以學文宜何師者。則曰宜師古聖賢人。又曰能文者必自樹立。不因循者也。尋昌黎師古之論。卽劉勰所謂宗經自立之論。又文心所謂體性宗經之文。語有經制。體性之作。乃無依託。然其操術之序亦非一二語所能盡也。蒙以暇日。鑽仰前規。總其歸塗。厥有四術。一曰博覽。二曰精思。三曰熟讀。四曰久爲。夫搦翰之士。氣盛爲文。輒往往以隸事。不精比切。未當輟筆。中途銳思消沮者。此不知博覽之過也。亦有下筆萬言。文成倚馬。氣機條鬯成誦。可期而窺其理。致半鄰腐淺。存之則意有未安。棄之又心焉可惜。此又不知精思之過也。今日學文之士。或亦嘗博觀衆作。汎覽百家。而其用思又能極深研幾。妙契古人。迨操筆爲文。則有若蹇吃不能成語。精言妙道。旣由之以晦澀。稱引比切。更無從而條理。此又不知熟讀之過也。昔子思記自修

之道。始以學問。繼以思辨。終以篤行。夫爲文亦若此而已。蓋文章之甘苦必久於其事。乃深知之。若壹志泛覽。未事操觚。習之既久。則忘已拙。覽他人之作。則謏謔萬方。一朝自爲則文不稱意。此又不知久爲之過也。昔漢末劉季緒才不逮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揜摭利病。曹子建譏之。近世有人略窺章實齋龔璣人之說。高言六經出於古史。諸子本之王官。而未通文義。不見篇題。識者未有不悼笑之者也。徒好瀏覽。不知操之在己。以云善學。不亦難乎。總之學文之術。貴乎敦本務實。故博覽乃以進學。非泛濫之謂也。精思乃以研理。非炫奇之謂也。熟讀乃以識往。非記誦之謂也。久爲乃以諗來。非尙辭之謂也。必學成理立。始可言文。文章之用。卽以經紀人倫。發揮學術。舍是而言其他。非君子之所敢知也。

問學第九

夫學術文章。功能不齊。而統其歸途。初非歧立。學術亦有資於文章者焉。文章亦有資於學術者焉。乃近世文章之士。多離於學術。以名其家。間有本之學術。以爲文章者。乃多吐辭粗穢。不合矩矱。尋其所以。亦有可言者焉。蓋文章之原於學術者。言必徵實。文章之離於學術者。語喜摭虛。徵實以立言者。義歸於沉思。摭虛以爲文者。事出乎藻翰。其初本出於一途。其極乃去之千里也。昔者宣尼命世。自任斯文。然窺其所述之書。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本莊子天皆一本於學術。非無物之

謂也。至於論詩。亦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則詩之一端。亦未嘗不切於學術。自茲厥後。諸子踵興。其發爲文章。亦能各本所學。以成經緯。道論五千。寓言十九。所以希聲萬代。流美千載者。初非浮華無實而能然也。輓近以來。儒者喜言性命。弟子各以所聞。筆爲語錄。以爲古聖絕學。具在茲編。而浮華之士。喜虛言情物者。又以爲學術之事。於文章無與。二者之間。劃爲畛界。一往而難返矣。夫學術立於文先。出言要於有物。此理古今所同。雖在聖哲。豈能或廢。觀於有清一代。學問精博。首推崑山顧氏。而文章之工。並世難幾。後則有江都汪氏。亦能合學與文爲一致。世乃有謂古文不宜於談理者。斯則淺學之所未喻也。或謂宋人講學而高談性命。非學術之至者也。桐城人論文而矜言義法。非文章之至者也。校其立言。誠無大謬。然蒙謂宋儒之可尚者。莫過朱子。桐城文之懿美者。莫上於姚君。是二君皆者能合學術文章而一之者也。觀於朱子注經。精言訓詁。姚君論文。不廢考據。皆非好爲高論。自蓋空疏者比。可知名世立言。不僅文章。守先待後。必由學術矣。若夫文章之士。厭用質辭。喜爲華語。乃至陳陳相因。語無紀極者。斯乃其學術之疏。非由文章之拙也。然則立言君子。語有倫脊。可資效放者。其必本學術以爲文章者乎。

時序第十

昔者劉氏文心。著有時序之篇。蒙亦因之。蓋劉氏之書。作於齊世。迄論所及。僅止宋初。自茲以降。朝

更八姓。祀逾千載。而闕焉莫備。未足極文章之變遷也。竊以始製文字之日。迄於今茲。約而舉之。可分五世。蓋自軒轅御宇。文字始炳。單篇韻語。乃見流傳。至唐虞之世。更有典謨之文。紀載詳贍。異乎軒轅之世。夏商二代。忠質少文。尙書而外。獨有正考父所校商頌。若斯之類。祇以見其牙角。未可加以整齊。其餘若山經夏時之書。或語涉博誕。或文有依託。雖能輔翼典墳。考見淳俗。一二而自來論者。未有詳說。此一世也。有周一代。變質從文。周公以自作之聖。開其先河。孔子以集成之聖。振其墜緒。而官禮春秋。後先焜耀。後世作者。莫之與京。其流至於戰國。諸子各持家學。馳騫於世。匪惟學術炳然。文章亦爲極盛。漢興諸儒。接周末之宗風。拾秦火之餘燼。皓首窮經。游心竄句。文章之事。方有未遑。而洛陽才子。江都大儒。皆始以經生起家。終以文章名世。同時有相如之賦。子長之史。並能希蹤往賢。垂聲來葉。文章之事。亦稱極盛。此又一世也。自東漢以來。士鮮淳古之風。文開駢儷之體。沿至魏晉。此道益張。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綺耦相配。極於陳隋。未之能已。然論者謂晉魏之文。緣情以體物。披文以相質。非真宰弗存之士。所可依託。惟梁陳之世。沈任庾徐之文。始壹志綺麗。一往而不返耳。竊繹斯論。似得其平。執此以稽八代之文。或無不諗。此又一世也。李唐初世。猶沿八代之習。駢儷之文。雖存舊燹。而微弱已甚。至昌黎韓氏。始矯前弊。別爲散體。以異前人之作。命曰古文。同時柳宗元李翱皇甫湜之倫。皆擅長此體。蒸爲習尙。至有宋歐陽修。據高位以提倡風氣。

一時作者如三蘇曾王之徒。皆出其門。自爾以來。人無復習爲駢儷者矣。此又一世也。南宋以後。講學之風盛。而文章之業衰。儒家語錄。踵之以興。鄙文章爲末務。遂相戒而莫爲。沿及明清兩世。士子厲心制義。束書不觀。文章之衰。更不及於南宋。中間傑出之士。雖明有歸唐。清有方姚。惜其體弱。不足以追蹤往哲也。往者王若霖。譏方望溪。以時文爲古文。其言誠屬過當。然爾時傑士。以囿於制義而不能專心古文者。則有之矣。此亦時會使然。雖賢者無如何也。此又一世也。總斯五世。夏商以往。爲文學造端。未可詳說。南宋以下。又囿於風氣。尠足置論。惟周漢之世。學術旣盛。文亦獨優。八代之世。則盛於爲駢。唐宋之世。則工於爲散。要其歸途。亦皆出於周漢之世。夫天地之道。不外陰陽迭易。文章之事。亦惟奇偶相生。故推論文學。當以奇耦兼具爲上。不能如此。而專於爲駢。或專於爲散。抑其次也。若駢散二者。皆未能工。而橫持門戶之見。宗派之論。以高自位置。排斥異己。斯爲下矣。故君子觀於時序之自然。以定從違。而不敢輕爲異同之論者。懼取譏於大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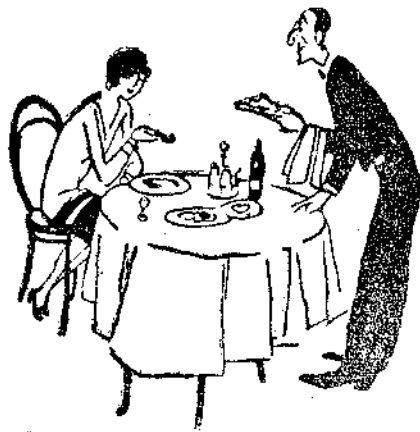
民國七年九月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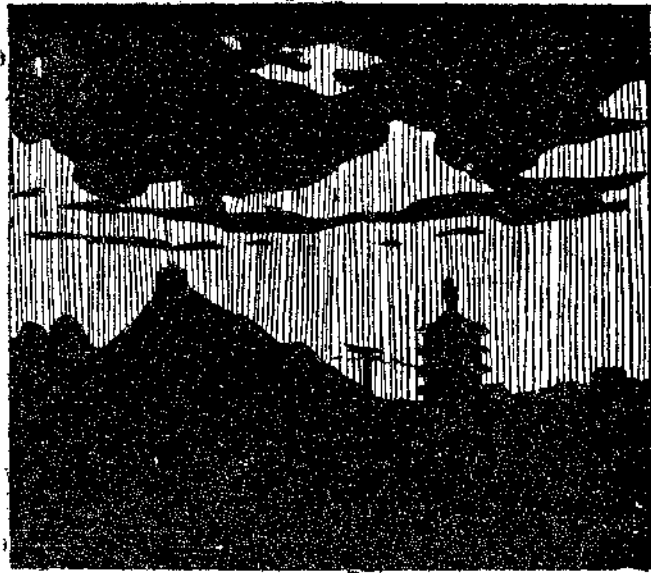
文學平議書後

讀靜晤先生文學平議十篇。似觀鄴騎。危發寶玦之繩。直喻獲人。罕辨塗泥之墜。孤雲一握。詞藻垂天。大海千層。墨花翻水。整衿洛誦。伏几沉思。夫景緯照臨。山川錯峙。千門萬戶。經營之方位可尋。八閩九磬。抗墜之聲音莫紊。言源未審。體要安知。此文賦所以傳士衡。典論乃由稱曹氏也。粵

自楚豔漢侈。吳歛越吟。逐刀圭以誤後賢。染髭鬚而詬往哲。多文不悖。遂古爲艱。厥弊有數。可得而語。日隘蹄涔。足拘魁父。老韓何須同傳。稷契詎嘗讀書。詆周禮曰陰謀。譏左氏云相斫。此封域之不廣者一也。殘羹冷炙。僧帽道鞋。同館割欄。負徒販錦。雜聯拈於成式。險語出自劉幾。此篇章之不明者二也。京兆滎陽。竊望族之姓。司空宗伯。冒前朝之官。互市遐方。轉矜以爲土物。發尸荒塚。且謂係其先人。此法式之不習者三也。衛國稱詩。別尋隻句。仲宣務本。純作韻言。梁太子則體物裝頭。姚郎中以贈序分類。此體制之不察者四也。六代而還。豐緡寡識。人家以降。激宕失中。調入妖浮。羊孚吳中之格。辭成強澀。彥伯晚年之文。此情理之不愜者五也。竅啓者窘乎才。鴻綱者嗇於典。枯楊葉少。獨漉泥深。韓浦得草舍之名。熙甫致天花之歎。此辭采之不瞻者六也。鍊金躍冶。擲米成丹。映而吹劍。坎其擊缶。潘陸顏謝之彌遠。張蔡曹王之未知。此音節之不明者七也。樹旆晉郊。買犢楚客。太玄好搜奇字。子才欲讀誤書。江南非庾信之春。硯北留善夫之淚。此法術之不嫻者八也。漫詡獺祭。未解妃呼。說孤竹已難詳。問堯韭終莫對。汪鈍庵臆陳典禮。毛初晴杜撰經文。此問學之不達者九也。沿流失源。直棄河而祭海。數典忘祖。如寄生於空桑。不信韋賢。乃登漢史。何來陽五。曾在魏都。此時序之不判者十也。溯自馬班之後。左郭以回。弗蹈斯疵。良亦寡矣。不知羞闕。抑無論焉。先生遊目索邱。殫心緝縹。振百家之奧蘊。探五際之要歸。爰就譚藝之編。定

作折衷之選。式叙思慚綺合。旨愧星稠。既舉斯隅。可參厥略。異時孔璋之筆。倘比鷹揚。子昇之碑。或殊狗吠。誠沾祓飾。有牖顛蒙。望絳帳於遙天。崇情霞企。追昔遊於往日。積愫風翻。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嘉平之月門人黃式叙謹識。





學

衆

夏清貽



歷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

卞鴻儒

作者曩草「東北歷代民族考略」一稿，曾刊東北雜誌六期至十一期。數年來考覽稍多。時有增刪。茲當本刊問世之初，謹將增作之稿，以今題續刊布之。其刪訂舊稿之部，不復別白。幸讀者匡教焉。作者附識。

東北民族概述

中國民族，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當民族未混合以前，其分別部居之族，凡幾非吾人今日之所能確定。而既習以是為稱，其種族之本名，遂隱，今乃不易確定。然在東北之民族，固今日中國民族混合之一部分也。此一部分民族，最為錯雜，其名稱亦猥多。而因其與內地有山海之阻隔，陰山山脈及渤海，民族之仇視與防禦，漢族與北族競爭最劇，而對於東北尤甚，因山設險，以資防禦，如長城關塞之類是。當先秦以前，實處於對待之地位，自來即未嘗如其他外族，有與內地雜居之事。北族入塞雜居，限直隸東北之地，未嘗有也。其與內地發生關係既少，則我族對於東北民族之認識程度自淺。史載之不能詳盡，或且誤謬，良有以也。漢唐盛時，內地勢力雖遠被遼東，漢武唐高然為時不久，旋即失去。嗣此東北民族之勢力，反侵入內地，自遼迄清，先後迭興，或橫厲中原，或統一區。夏東北一隅，始漸引起

國人之注意。顧其地先民之部居狀況，竟多無載籍可稽。然則此一部份民族，實有研究之必要。而研究之不易，又可知矣。

考東北歷史上之民族，其見於史籍者，在古爲貊及肅慎。在漢爲東胡、山戎、夫餘、高句麗。在魏晉爲鮮卑、挹婁。在元魏爲靺鞨。隋唐則爲靺鞨、渤海、百濟、新羅諸國。宋元則爲契丹、女真、室韋、韃靼。明末則爲滿洲。此諸族者，有本係一族而歧稱者。如東胡與山戎、肅慎與稷有原出同族而國異名者。

如金原滿洲同出女真之類有以異族血胤從其母類而混種者。如金之始祖、出於高句麗之類有以居處接近血統相淆者。如元室出於室韋、韃靼突厥之混種之類其錯綜離合、遷移靡定、非詳加考證、無以得其源流也。但此諸族原非出於

一族。今就載籍可稽者，探溯各部族之原始，略加爬梳，可折爲三大族系焉。其逼近內地、與漢族接

觸最早者、東胡族也。曰山戎、曰鮮卑、曰契丹者、漢魏以後東胡族之派別歧稱也。其來自西方、遷於

東北、更漸近於南陲。馮綠江流域及朝鮮半島者、貉族也。曰穢貉、曰夫餘、曰高句麗、曰百濟、新羅者、漢魏以後貉

族之派別歧稱也。若夫始終據東北之中部。南迄鴨綠江流域、北至松花江流域卒孕成一大民族、而時具有政治的

勢力者、如所謂肅慎也、挹婁也、勿吉也、渤海也、女真滿洲也、皆出之肅慎族者也。肅慎之族、爲東北

之主要民族。但以其與漢族接觸較晚、故今人多以滿族代表東北民族、實大謬也。故東北歷史之

民族、實可以東胡、貉、實及肅慎三大系概之。惟此三大族其始固皆所謂游牧民族者。自身既缺乏

記載、考究實有諸多困難也。

史記云、「燕北有東胡山戎。」匈奴列傳又云。燕「東北邊胡。」貨殖傳漢以前與漢族最初接壤之東北

民族、當爲東胡、殆無疑義。然史記所謂東胡、係指與漢族接觸之部族而言。東胡更東北之民族、則

未之審。故東胡實未足以代表東北民族也。乃近人謂「東胡」二字、爲西語通古斯 *Tungus* 之音

譯。並謂「東胡」即古來居於今東三省及朝鮮半島者。史籍中之肅慎挹婁勿吉靺鞨高句麗渤海女真等、最近滿洲入主中國可謂爲此族之全盛。梁任公中國歷史

分別、實甚疏也。據史所載、東胡所居、實在今直隸北境。燕古薊地如「燕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

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乃避燕之險而東徙。其後「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

古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以上均見史記匈奴列傳東胡之所棄者、必即此五郡地。五郡以外、蓋仍

爲東胡所居。漢初「東胡爲匈奴所破、遺族分保烏極鮮卑二山、因名焉。」後漢書三國志俱云、二書蓋同本魏略

烏極鮮卑二山、雖不可確知。大約在今蘇克蘇魯索岳爾濟一帶之山。是東胡所居、固在今東三省

之西部及熱河一帶地也。迨「匈奴之亡、鮮卑實據其地、有其人。當兩晉時、蔚然爲一大族。」至是、

鮮卑乃又西進、然而未曾東展也。「兩晉以後、鮮卑種落紛紛侵入中國、後遂悉化爲齊人。」是爲東胡種同

化之。其留居塞外、繇歷數百年而復盛者、則爲奚及契丹。自奚契丹之亡、而山戎東胡之後、乃不復

見於史。則後此東北民族，若勿吉、女真、若夫餘、高句麗等族，其非山戎東胡之後，固甚明也。安得以東胡統稱之哉。故謂東胡爲東北民族之一部分在西，則可。而卽以此一部分部族之名稱，統稱東北民族，則不可也。

然則東胡之東或東北，果爲何民族乎。則應之曰：貉族與肅慎族是也。史記「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列傳胡則東胡，東胡之東，則爲貉，連類言之也。又謂「燕者鄰烏桓、夫餘、東綰穢

貉，朝鮮眞番之利。」傳貨殖則斯時之貉，當在烏桓之東，朝鮮眞番之西北。以今地考之，貉之大部，當

在長城之北。古人謂爲「王畿北面之國」詩韓奕是也。「其後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鄭箋始由

北方遷移東北。惟古代貉與漢族間，以東胡之族，罕有交涉，故書闕有間，記載多疏。然其族東徙之

後，蓋分爲二：一東南徙爲東濊，一北走而爲夫餘。夫餘又東南徙，而爲高句麗、百濟。詳見後始與漢族

發生密切之關係焉。

貉族之東北，則爲肅慎。卽今之所謂滿族，最早見於史籍者也。今人恆謂今東三省向爲滿族盤據

之地，故名其地曰滿洲，謬誤實甚。實則所謂滿族，不過東北民族中與漢族接觸較晚之一部族。當

此族未與漢族接觸以前，最早則東胡，次則貉族也。蓋肅慎見於史籍雖早，而與漢族發生關係則

晚。渤海而後，女眞之金，滅遼侵宋，滿洲之清，入主中原。至是東北肅慎族，聲勢之大，不惟前此他族

所未有，抑以前此有史以來所未有也。然而物極必返，當滿族統一區夏之際，即漢族拓殖東北之時。滿清入關，對於東北雖抱一封鎖政策，嚴禁漢人之徙殖。然漢人自然徙殖之勢，終非一紙空令所能制。數千百年來，東北部族之衣食鄉，今日乃全爲漢人之尾閭地。民族同化之結果，故風遺俗，今已無復存者矣。

綜觀二千年史蹟，他族與漢族之關係，以東北民族爲最繁。其同化於漢族也亦最晚。蓋此諸族之同化於漢，以東胡爲最早。次則貉族之高句麗百濟。朝鮮半島之有文化，實貉人爲之媒介也。肅慎族與漢族接觸較晚，其同化亦在最後。今也朝鮮半島既非我有，而三省之地，乃亦亟亟可危。蓋東北舊民族問題，雖云解決，而漢族之東北問題，則方興未艾。梁任公之言曰：「東胡問題，自周通肅慎、齊伐山戎以來，直至民國成立，滿清遜荒，始完全解決。所謂解決者，非攘斥勦滅之謂，乃吸聚諸族蛻變其原質，作爲漢族之一成分而增廓其內容。」梁著歷史上中華民族事業
成敗及今後革新之機運雖然，吸聚諸族作爲漢族之一成分，則有之矣。增廓其內容，則未也。此何怪新東北問題之不易解決乎。然則我民族今後宜有以知所先務矣。

東胡族之研究

東胡
山戎

漢初形勢，雄據塞外者三大族，正北曰匈奴，西北曰月氏，東北則東胡也。匈奴盛時，破滅兩族。月氏自茲西徙，而東胡則後此乘匈奴之敝，代之而興。其與漢族之關係，爲東北民族中之最複雜者。今當分別論之。

古代之東胡，蓋居今河北省北部及遼寧熱河間。其初以名通於中國，則曰北戎。春秋於隱九年西元前六

前七一 四年，記其伐鄭。桓六年，記其伐齊。莊三十年，記其病燕，是爲此族與中國交涉之始。莊三十一年

西元前六 六四年，齊桓公大敗之。自是百年間，不見於經傳。襄四年西元前五 無終子嘉父納款於晉，請私

諸戎，無終爲今京兆之昌平，實山戎所建國。蓋自齊霸既衰，此族漸自立矣。昭元年西元前五 晉荀

吳敗無終，此後亦不復見，似役屬於晉。戰國燕昭王時西元前三一 破走東胡，卻之千餘里，此族

自是始屏居塞外。漢以前東胡之見於史載，稍可考見者，蓋如此。

東胡山戎，史記並入匈奴傳中。然觀其後，烏桓鮮卑與匈奴之相仇，積世不解，與白羊樓煩王等迥

殊。又此種人中國雖地匈奴之名稱之曰胡，史記李隱引服虔云東 胡在匈奴東，故曰東胡，而仍必加一東字以別之，即可

知其實非同種。然則東胡之種，果何自來乎？後漢書三國志俱云：「烏桓鮮卑，東胡後。東胡爲匈奴

所破，遺族分保此二山，因名焉。」此說甚疏。果如所言，何以鮮卑部落分布至廣，而烏桓則自魏武

柳城一捷，遂不復見於史乎？新唐書所載乃 且鮮卑地在今蒙古東境。魏書述拓拔氏之先，則明在

今西伯利亞而亦云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又據希臘羅馬古史謂「裏海以西、黑海以北、古代即有辛卑爾族居之」中略。故今黑海北境有辛卑爾古城、黑海峽口初名辛卑峽、而今俄人名烏拉嶺一帶曰西悉畢爾。元史譯文證補東西相去千里、而其所居之地、皆以鮮卑名、抑又何歟。案史記索隱引服虔云、「東胡在匈奴東、故曰東胡。」後漢書烏桓傳、「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又索隱引續漢書云、「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然則東胡者、吾國人賧匈奴之名以名之、又因其所處之方位而爲之稱。烏桓者、彼族大人健者之名、及分部之專稱、非全族之通號。其種族之本名、實爲鮮卑。此種人蓋因山而居、因種人之名以名其山、故自薊遼之間、互西伯利亞以至黑海、其名不謀而合也。

此種人蓋自中亞高原東北徙、以居於今東蒙及遼寧西部、熱河一帶地、並南下延及今河北山東境。其在南者、中國人以其常依山而居、故名之曰山戎。在北者、中國人以其在匈奴之東、故曰東胡。何以知其然也。小戴記檀弓篇載「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說苑亦載此事、而云孔子北之山戎。此爲山戎境域南接魯邦之證。春秋載追戎於濟西、盟戎於唐、皆指山戎人而言。又北則與北燕爲鄰、齊桓公所伐是也。此皆近中國而以山戎名者也。自此以北、蓋更在戎索之外、故但賧匈奴之名、名之曰東胡、猶後世稱菲律賓爲小呂宋矣。近人王桐齡於其所著中國民族史之謂東胡係通古斯族與蒙古族混合之

新民族之在東方者、(西方為匈奴)其說亦無確證、

鮮卑 烏桓

鮮卑之名、見於載籍、始於楚辭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設大招信為屈原或景差所作、不信則此族之名、戰國時固已通中國矣。諸史為鮮卑立傳、始三國志及後漢書之稱為『東胡之支、別依鮮卑山者。』實則東胡依鮮卑山後、山始以鮮卑名、史始知其名鮮卑、不知其當中國稱其為東胡山戎時、其族本名鮮卑也。

近人或云、鮮卑即禹貢之析支、其說甚確。惜謹據音譯推度、未能詳列證據、今為博徵之。案禹貢『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書疏引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昆侖所在、異說紛如、而實不外二派。爾雅、『河出昆侖墟。』史記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蔽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山海經、『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水經、『昆侖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鄭注此同說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侖山發源注海。』皆以河所出為昆侖河源、異說皆起唐後。史記言、『天子案古圖書、河源出於昆侖。』漢代去古未遠、武帝所案必非無據。則古代所謂河所出之昆侖者、必指今于闐河上源之山、此一昆侖也。至禹貢所云、則鄭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疏書郭

璞注爾雅亦謂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昆侖山。釋文引馬融謂『昆侖在臨羌西。』則在今西寧以外。漢志『金城郡臨羌有昆侖山祠。敦煌郡廣至有昆侖障。』崔氏十六國春秋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御覽地部引皆指此一帶之山。此別一昆侖。近乎今之所謂河源者也。蓋古代命山所包至廣。非如後世但指一丘一壑言之。自于闐河上源至今黃河上源。其間山勢本相聯接。故可通被以昆侖之名。然于闐河上源爲漢族發祥之地。自古以神靈之地視之。故山海經稱爲『帝之下都。』周時之祭地。尙有昆侖之神。與神州之神之別。今河源一帶。則久爲異族所薦居。故別之曰海外。所謂海外者。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也。析支。馬融云『在河關西。』釋文則亦在今西寧西南。後漢書西羌傳『濱於析支。至於河首。』應劭云『禹貢析支。在今城河關。西去河關千餘里。羌人居之。謂之河曲羌也。』水經注引司馬彪曰『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是其名至漢時猶存。惟渠搜不可試。正義云『鄭併渠搜爲一。』大戴禮五帝德篇『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搜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經義述聞『鮮支上脫一西字。』案此文蓋史記五帝本紀所本。說苑修文篇亦略同。與禹貢此文。皆以析支渠搜並舉。則鄭說不爲無徵。綜此三者。則昆侖析支渠搜皆在今青海地方。黃河兩岸。與漢時之羌人同處。而據後漢書所載。鮮卑與羌。其俗卽有極相類者。羌俗氏姓無常。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則母有姓而父無姓可知。而烏桓亦姓氏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又怒則

殺其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讎報故也。烏桓妻後母，報寡嫂。羌亦父死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烏桓俗貴兵死，羌亦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父氏羌二族，關係極密，殆難分別。而析支之支與氏字，實係一音之轉。異世同揆，夫豈偶然。然則果何時東徙而爲鮮卑歟。曰此史無可徵，然猶有可以推見者。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蔣廷錫謂「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尚書地理今釋其說近是。析支渠搜，居地本近，渠搜東徙，析支自可相偕。一也。詩韓奕「王錫韓侯，其追其貉」。鄭箋以「追貉爲雍州北面之國」。且明著其事曰「其後追也貉也，爲匈奴所逼，稍稍東遷」。說極可信。渠搜之在朔方，與追貉之在雍北，事同一例。自河源至朔方，自朔方至燕北，遷徙之迹，隱隱可稽。二也。後漢書烏桓傳「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走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鮮卑分部曰慕容氏。慕容氏支子曰吐谷渾，以與適子廆不睦，率其種人度隴而西，其後遂入今青海之地。蓋鮮卑本自西南東北徙，故東徙之後，猶以西北爲流放罪人之所，而吐谷渾之西徙，則正沿東遷之道而西歸。三也。合此諸證觀之，而鮮卑之卽析支，可無疑矣。

當漢初匈奴冒頓滅東胡以後，其衆分爲兩支。南支以其大人健者之名號烏桓。亦作馬丸卽史稱東胡餘類保烏桓山者也。烏桓山確地不甚可考，今人謂在今熱河北境之阿魯科爾沁旗。其北則仍鮮卑其名，卽史稱爲東胡之別支。

依鮮卑山者也。漢武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今河北口北漁陽。今河北順義右北平。今熱河東喀喇沁旗遼西

今河北盧龍遼東。今遼寧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此五郡塞外之地，卽戰國

時燕破東胡却千餘里所開之地。由此可知此時烏桓所居之地，固昔日東胡之根據地也。是爲東

胡之族南遷復與中國接近之始。其後休養生息，部衆漸強。昭帝元鳳三年。西元前七八年遂反。漢遣將軍

范明友擊破之。新莽之時，中原紛亂，烏桓乘勢寇邊。光武帝時復與盧芳匈奴連兵入寇，代郡以東

尤被其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漢廷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之，不克。

已而匈奴國亂，烏桓乘勢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北空虛。光武帝乃以幣帛賂烏桓，其大

人郝且等率衆來降，詔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爲漢偵候，助擊匈

奴。復置護烏桓校尉於上谷寧城。今河北延慶縣附近以監領之。開府營田，歲時互市。歷明帝章帝

和帝三世，與中國相安無事。安帝卽位，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連兵寇邊。朝廷遣車騎將軍何熙、

度遼將軍梁慄等擊破之。自此以後，時叛時服。東北騷然。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

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衆

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稱天安

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餘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

帝初平中西元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三年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以單于印綬。後樓班年長，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以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尙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尙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卽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今熱河凌源縣，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尙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自此以後，烏桓遂不見於史。按柳城一戰，烏桓不致滅絕無存，且亦不必盡化爲齊民。意者餘衆北并於鮮卑，而從其族之本名，故此後史載，僅名鮮卑，而不名烏桓乎。

北支鮮卑，在烏桓之北。其始罕與中國通。光武初年，匈奴強盛，屢率鮮卑寇抄北邊，殺掠吏民，無復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遼東太守祭彤大破之，窮追出塞。鮮卑震懾。二十五年，其都護偏何率種人來降。屢爲漢擊北匈奴及烏桓有功，朝廷厚遇之。鮮卑悅服，其大人皆來歸附，並受賞賜。每年由青徐二州給錢二億七千萬。歷明章二帝，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擊破北匈奴，北單于遁走。

西方鮮卑因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屢寇東北諸郡，殺掠人畜無算。安帝永遼中，其酋長其至鞬勢強，屢寇北邊諸郡，數破南匈奴兵。桓帝時，其大人檀石槐在位，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其下無敢犯者。諸部推其共主，立庭于彈汗山，獸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鮮卑勢驟張。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朝廷患其強，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屢寇幽州并州諸郡，沿邊胥受其禍。朝廷以李膺張奐皇甫規相繼爲度遼將軍，以拒之。尋遣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高柳，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出鴈門，各將軍萬騎，分道擊檀石槐。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拒戰，漢兵敗績，死亡甚衆。育等僅以身免。靈帝光和四年（西歷紀元前一八一年）檀石槐殂，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中流矢卒。子騫曼幼，兄子魁頭代立。後騫曼長，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鮮卑勢稍衰。已而中國內部分裂，魏蜀吳三國鼎峙，互訐者六七十年。鮮卑乘勢，暗長潛滋，各養勢力於塞外。中世以降，與我族交涉最繁。其最著者，爲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慕容氏。自三國時，卽已入居遼西，其沐諸夏文化最早。在東方則當五胡時建設前後，南北諸燕。在西方則開吐谷渾。青海

拓跋氏南遷較晚。然創業最強且最大。元魏與南朝中分中國。垂三百年。孝文遷洛以還。用夏變夷。就中改鮮卑姓爲漢姓。尤屬促進民族混合之大政策。所改各姓。具見通志氏族略。其顯著者如拓跋爲元。賀魯爲周。賀葛爲葛。是婁爲高。屈突爲屈。叱李爲李。莫盧爲盧。拔烈蘭爲梁。阿史爲史。渴燭渾爲朱。破多羅爲潘。蓋自魏之中葉。鮮卑之民族意識。早已漸滅。純然自覺爲中國人矣。宇文之興。與慕容相先後。中經衰落。卒乃承魏之敝。建北周朝。然其官制及公牘。乃悉擬三代。其沉醉華風可想。自餘若乞伏禿髮。號爲河西鮮卑。皆五胡時據有涼土。逐漸同化。蓋中世漢民族之化合。鮮卑人實新加入諸成分中之最重要者也。

烏桓以附塞故。頗視鮮卑爲文明。然其習尚語言。固相類也。史載烏桓俗善騎射。戈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飯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而健老。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其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爲大人。無事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爲聘幣。婿遂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戰鬪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

麋。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稜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貴兵死、殮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並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使犬護死者神靈歸赤山。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馬、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鮮卑之習俗言語、與烏桓同。惟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又有貂、豹、鼯子、皮毛柔輒、故天下以爲名裘。

參照後漢書
三國志本傳

契丹

兩晉以後、鮮卑種落紛紛侵入中國、後遂悉化爲齊人。其留居塞外、繇歷數百年而復盛者、則契丹也。契丹者、鮮卑宇文氏之後。宇文不自述緣起、謂其種落「初處陰山、有葛烏菟者、雄武有算略、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裔孫曰莫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其俗謂天子曰宇文、因以爲氏。莫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與拓跋氏爲甥舅之國。此據周書本紀晉書宇文莫槐傳云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不如此說之可信蓋宇文氏服屬匈奴久婚姻互通種頗相雜故遂誤以爲匈奴然其種本鮮卑也既與南單于有關係則其先所處必陰山而非遼東矣後爲慕容氏所破、竄於

松漠之間。西曰奚、東曰契丹。』案宇文氏自述其開國地理、說當不誣。而其傳會得氏之由、則必不

可信。遼史地理志『永州有木葉山』遼屬永州今熱河亦峰縣東北境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

北廟、繪塑二聖並八子神象。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孟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由平地松

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此爲契丹人

自述其開國之事、然更在竄居松漠以後矣。惟太祖本紀贊謂『遼之先世、自出炎帝。』此語本同書不足信世

爲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審吉二字、尙在奇首以前。當爲契丹最古之稱號、惜他無可考。』

契丹當南北朝時、居潢河之西。今之西刺木倫土河之北。今之老哈河其衆分爲八部。曰悉萬丹、亦作新服萬丹曰何大

何、曰伏弗郁、曰羽陵、曰日連、曰匹黎、曰黎、曰吐六千。遼史謂之古八部。其後屢爲柔然突厥高麗所

破、部落離散。隋時始依托紇斤水。亦作吐護真河今英金河而居、分爲十部。史不詳其名。契丹盛強之機、起於唐

初。唐太宗時、酋長窟哥舉部內附、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卽以窟哥爲都督、賜姓李。別部大酋辱紇

主亦來歸、以其部爲玄州。八部亦各置羈糜州。卽以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疆汗州、獨活部爲

無逢州、芬間部爲羽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何州、墮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

二州。遼史謂契丹自爲高麗蠕蠕所破、非復古八部。然以唐書州名覈之、則芬間卽羽陵、突便卽日

連、芮奚卽何大何、墮斤卽悉萬丹、伏部卽匹黎。達稽紇便獨活三部雖不能知其與元魏時何部相

當然其八部固無變化也。遼史實誤。古八部與唐時八部表如左。

古八部

見於魏書者

悉萬丹
何大何
伏弗郁
羽陵
日連
匹黎
黍
吐六千

唐時八部

達稽——峭落州
紇便——疆汗州
獨活——無逢州
芬間——羽陵州
突便——日連州
芮奚——徒何州
墜斤——萬丹州
伏——赤山州
匹黎州

唐初契丹酋長姓大賀氏。武后時窟哥後裔李盡忠孫萬榮之敗，契丹餘衆不能立，遂附於突厥。然玄宗時其酋失活盡忠從父弟來歸，仍置於松漠府，擢爲部酋長爲刺史。則是時八部固無恙也。迨大賀氏之亡，太祖七世祖雅里亦作泥禮又作遼里實握大權，讓不有國，而立遙輦氏。方是時，八部僅存其五。雅里

乃更析爲八，立二府以總之。八部之名，見於五代史者，曰旦利皆，曰乙寶活，曰實活，曰納尾，曰頻沒，曰納會鷄，曰集能，曰奚嗚。而據遼史所載，則別有所謂三耶律，二審密者。三耶律者，曰大賀，曰遙輦，曰世里，是爲皇族。二審密者，曰乙室已，曰拔里，是爲國舅。雅里又析三耶律爲七，二審密爲五，合二十部。然則三耶律二審密，實在八部之外。諸史皆稱契丹八部，而隋書獨作十部，蓋以此。唐時松漠玄州，固亦在八部之外也。

契丹太祖之興，據五代史謂「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疾疫，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按此係誤以氏族爲人名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又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諄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將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在今熱河圍場縣西南可乎？諸部許之。後乃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

我諸部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而據遼史，則太祖之位，實受之於遙輦氏末主痕德廬可汗。遙輦氏威靈雖替，顧傳授世次，班班可考。初無大賀以後，國無其主，但於八部中惟立一大人，以爲之統之說。且五代史前既云阿保機不知何部人，後又謂其請自爲一部，則太祖部衆實在八部之外，亦隱隱可見。據遼史太祖實以大迭烈府夷離廬，晉爲於越，而受漢位。大迭烈府夷離廬，卽後來之北南二大王，統治部族軍民之政。遼史錄其職視戶部，五代史所謂建旗鼓以統八部者，蓋卽此職。其時遙輦氏僅亦守府，述契丹之事者，知有夷離廬，而不知有可汗。猶秦人之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也。然以部族言之，則八部之外，固別有二部，而夷離廬一職，固出於八部之外，以統治八部，而非卽由八部中選擇也。此亦言契丹部族者，一未發之覆也。欲受漢位必先

爲於越殆猶中國篡弒者之必先晉王號受九錫終遼之世於越不輕以授人蓋亦以此又太祖以夷離廬建業而卽位後卽分爲北南二大王亦所以殺其權也

太祖之代，痕德廬而立也。時在梁末帝貞明二年遼既能招用漢人，又盡服北方諸部族。諸部族之

服者具見遼史屬國表及本紀中其最有關係者爲渤海、黠戛斯、黨項、沙陀、韃靼、回鶻、吐蕃等於是契丹疆域，據遼史地理志東至海，西至金山，阿爾

於流沙，甘肅新疆北至臚胸河，克魯南至白溝。按此係取燕雲十六州以後之疆域，遂爲北方大國。前此北族之得

勢強盛一時，不易脫其游牧種人之習。契丹則附塞已久，沐漢人之文化頗深。建國而後，文物制度，一切摹倣中國，更別製契丹文字。東胡人於漢字外，別立文字，自遼始也。惟是遼之爲國，係合游牧

耕稼兩種民族而成。遼史遼設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而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耕稼之民，多爲涇人。游牧部族，遼史部曰部。民族始爲契丹。其原有部落本甚微弱，故遼室滅亡以後，契丹之族乃不復存。

契丹自爲後魏道武帝所敗，東西分背，西則爲奚。奚人居土護真河流域。今之英盛夏徙保冷陁山。

在媯州西北其衆當南北朝時分爲五部。曰辰紇主，曰莫賀勿，曰契箇，曰木昆，曰室得。有阿會氏五部中

最盛，諸部皆歸之。唐太宗時，契丹窟可內附爲松漠都督時，奚之酋長可度者亦內附。以其地置饒

樂都督府。而松漠饒樂兩都督府則共隸營州。今熱河朝陽縣也。據唐書唐更於五部置羈縻州。以阿會部

爲弱水州，處和部爲都黎州，奧失部爲洛瓌州，度稽部爲大魯州，元俟折部爲渴野州。五代史載其

部名則曰阿蒼，曰啜米，曰奧質，曰奴皆，曰黑訖支。蓋卽魯時五部異譯。契丹太祖強奚服屬之。後苦

其苛虐，奚王去諸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始分爲東西。奚常採北山麝香，人參，賂劉守光以

自託，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曰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契丹太祖滅

晉，拽刺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蓋奚至是始盡入契丹。然奚在契丹中，猶爲大部族。遼人撫之，

擬於國族。遼之亡，奚王回離險猶能擁衆自立。其部落固甚強矣。自奚契丹之亡，山戎東胡之後，乃

不復見於史。其北方之室韋，唐書謂爲鮮卑別部。然實乃韃靼也。

睫巢集校錄

金毓黻

鐵君先生睫巢集六卷。後集一卷。光緒戊午，吳興劉翰怡京卿重刊於維揚。民國戊辰，袁潔珊丈購歸奉天省。有丈又購得寫本含中集五卷。蓋爲鐵君先生手定之本。未及刊行。後又益以續作。重加釐定。故爲六卷。易以今名。毓黻取以對校前五卷之詩。大抵多所刊落。含中所載之詩。有八十一首。未入此集。兩本字句。亦不無異同。已將未刊之詩。別鈔一冊。題曰睫巢集未收詩錄。復將兩本字句之異同。篇目之次第。具錄於此。庶前賢之遺蹟。不致與荒煙蔓草同其湮沒也。篇中凡云作某字。有某字。於此首後有若干首。皆指含中集。不復別白。毓黻校竟識。

樂府卷一

巫山高。長鑣來剗巫山斷。

案長鑣下有歸字。

有所思。不如黃梁。

案梁作梁是。

君馬黃。贈君黃棘之柱策。

案。柱作枉。誤。

芳樹。芳樹藉汝陰。芳樹汝何心。

案。作芳樹汝藉汝陰。芳樹汝獨何心。

前緩聲歌。抑又何求。

案。求下有已字。

枯魚過河泣。二首。

案。無第二首。

遠別離。題下分註唐樂府三字。

案。題下無註。

又。君不見橋水兩無涉。

案。橋字下有山姬二字。

中山孺子妾歌。沈沈藕絲斷。

案。作秋荷瓣瓣紅。

五雜俎。

兔絲。

擬古樂府五首，同石闥作。

案，無五。雜俎以下七首。

詩卷二。

登泰山觀日出作。

案，無觀日出三字。

金山寺。芳草無邊恨。

案，無邊作齊梁。

又案，此首後有一首。題云歸棹。

澄海樓。不防閩左戍兒聽。

案，閩左戍兒作曾有役徒。

紅駝尼將軍行。賜名曰宜汗納。

注，國語謂牛曰宜汗。汗平。

案，平下有聲字。

壑菴。

案此首後有一首。題云過白沙泉。適寺僧焙新茶。因共啜之。率爾成咏。
林子歸闕未果。復至自東齊賦贈。

案至下無自字。

渡滹沱。

案沱作河。

洋琴歌。

案此首後有瑞竹巖一首。

老鶴。

案於此首後有一首。題云重寓準提精舍感賦。

滅沒。

案此首後有二首。一題云初伏日。一題云懷友人。

聞鍾匪莪留滯登州賦寄。

案此首後有二首。一題云哀鴈行。一題云再賦哀鴈。

初春寄西澗上人。

案此首後有五首。一首題云拜意師墓。又四首共一題云就藏上人乞花木栽草堂前。戲效少陵體。

詩卷三

支離叟二松歌。何時於此詭託根。

案何時作何如。

又。二者化身夫誰是。

案作二者夫誰是化身。

展墓作。

案作墓祭作。

又。親知抱痛。况皋魚乎。序

案作所以灑西門之慟淚也乎。

接插。

案此首後有一首題云樹架。

夏至又雨。

案此首後有四首。一題云納涼。一題云喜麥熟。一題云若水上人禁足東澗。以詩寄我。賦答。一題云咏山花。

同西澗藏公重過野寺茗飲石火任消磨。

案作芥子任包羅。

觀村人刈稼。

案此首後有一首。題云秋分雨後。盤僧致牡丹四本。酬予書植諸新松之側。羅羅清疏。映帶可目。喜而賦之。

冷子示關中友人贈詩。且索予作賦。此以贈。二李殷勤迴顧盼。且使康君誇絕代。

案作一康三李假光怪。太華終南洩靈秘。又於假光怪句下有注云。李頤字仲孚。專理學。世以夫子稱之。李因篤字天生。李柏字雪木。又稱太白山人。康乃心字孟謀。皆工詩古文辭。關中爲之諺曰。關中三李。不如一康。與此本注文小異。

立春日夜赴東溟酌。

案作立春日夜冷吉臣招飲。

詠法藏寺古松。龍戰不披靡。

案麗作靡。又此首後有二首。一題云牧牛精舍成同人落之一題云聞石東溪昆弟遠辱過訪東溪疾作而還賦此誌謝。

三泉寺

案此首後有二首。一題云漫興。一題云初秋涼風颯然漫述。

七月六日雨三章

案此三章後有一首。題云螢火。

十二樂秋辭 牯牛精舍何蕭疏

案牯牛作牧牛。何蕭疏作方鄰虛。下有注云鄰虛塵見楞嚴經。

又萬物與我同安居。十年剗心游二氏。歸而求之有真是。

案此三句作香爐茗盃同安舒。剗心楞嚴契妙理。不離一切塵根是。

又案十二樂秋辭下有一首。題云溪上。

晴

案此首下有二首。一題云晚看秋山紅樹。一題云雨後病起赴鄰家飲。

十月二十有八日夜集石東村咫尺齋因贈方山啓陳衛瞻二子二十二韻 孤標各建磨。

案各建磨三字作準一葵。

涉雪行。蒼頭肩聳清琴隨。

案蒼作倉。

又。江漢底績龍蛇迴。

案此句作龍蛇蟄伏江漢迴。

破箠歎。

案此首後有一首題云雨後西軒夜酌。

溥元五姪寄藤杖却寄。

案此首後有一首題云山樓對雨却寄京國諸同人。

登樓。

案此首後有一首題云獨遊。

構屋石塘峪漫成五首。

案此五首後有一首題云雪。

詩卷四。

七益詩。樂進士靜巖。

案此五字作那舍人靜修。

又。揮穎傅三倉。

案。傅作傳。是。

又。藉絲攪汙泥。二郭方柱中。

案。藉作藕。是郭作鄣。

又案此七首下有一首。題云正月十有四日桐公至自普陀。因同藏上人留宿蕭齋。分賦得分字。得次女瀘川信。却寄三首。今開萬里書。

案。今開作今朝。

和答陳石闥三首。同調慚深聽。

案。聽作予。

殺虎行。

案此首後有一首。題云初秋晚望新亭咏懷。

秋日同藏師若師息亭雅集分賦。

案。此首後有一首。題云。倒影潭聽藏公彈琴。因懷抱光子。

北平。薊門懷古第四首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盧龍。此百薊門懷古五首之一。後經刪去。

秋日謁軒皇廟。誰能從石室。瑣瑣說陰符。

按。此二句作載尋陶鑄蹟。妙緒啓唐虞。

又按。此首後又有一首。題云。寓居廣化寺作。

虎子行。贈石君東村。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立春後一日集領范蘭亭佛籟軒。

妖夢行。哭東郊劉子。

按。此首後有五首。總題擬古樂府五首。同石閭作。一。短歌行。二。思公子。三。邊笳曲。四。燕歌行。五。雉

子斑。

秋笛。

按。此首後有四首。一出師。二。江東慎行師擬止石堂。因署曰梅子塢。且贈以詩。時又五月十有四日。三。雨中口號。四。喜范蘭亭至。

漢隸十帖歌寄陳不其。繼購九帖皆古搨。

按九作八。

又，雜華鏤采紛馭選。

按選作還。疑誤。

送范子棄宅入山。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寄答慎上人。

鄂爾渾。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癸丑元日柬藏公兼報石范二君消息。

幽栖。聊足述幽奇。

按奇作栖。

石壁下看秋海棠作。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長至前一日同人集曉巢草堂作。用少陵贈李八判官韻。

八月接東村書聞遂移居盤陽以詩代柬贈答。鹿車脂其轄。

按轄作臺。

贈李雄李庫兄弟，無以贍之心竊歎。

按，作感之贈以錢一串。

呈曉亭少司農宗侯廿六韻，不材如錯甚。

按，錯作僕。

移居，三首

按，此三首後有一首，題云，市上聽人鼓瑟。

坐仙人橋，望西峯紅樹。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散步石堂。

詩卷五。

願易島菴祝融觀旭圖。

按，易島庵作易公仙。

觀象臺二十四首，臺列九儀。

按，九作七。

送別周西穆南歸武林四截句。

按此四首後有一首題云隨園雅集圖歌。

暨。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夜光木歌。

易島菴公申兄弟暨王蘭谷宿盤山天城寺三日歷盤西劍臺諸勝而歸未及追陪悵然於懷賦此却寄。

按島菴作公仙。

秋山對雨親故浪疑侯就拜。

按就作暗。

獨樂河魂夢或相求。

按作或有夢魂投。

秋村。

按於此音後有四首三首總題云送別易公仙南赴浙江署卽次留別原韻一題云夜宿墓門石將軍歌劍倚荒臺望塞雲。

按塞作暮。

上淳郡王。空山消日月。

案消作靡。

留宿王蘭谷齋中，因贈。

按此首後有二首。一題云將自田盤歸與藏公坐倒影潭話聲聞事久之乃別。一題云答保雨邨

戶曹秋夜見懷。

紫瓊巖引。

按此首序云。湘南易宗瀛宿邯鄲。夢得三字曰紫瓊巖。既入都。應慎王辟。一日從容述其夢。王指牘示之。曰。此予書齋名也。顧先兆若夢。異哉。爰命鐫識之。作瓊巖引。文微與此小異。又末三句作夢壘直擊邯鄲碎。相逢天外笑無言。蒙頭枕藉乾坤睡。

讀先太傅寧遠伯傳敬賦長律十四韻。

按此首後有二首。一題云過長安古寺次坡村韻。一題云盤山西澗晤王蘭谷。因寄續雲升。又。序云戊午秋又至西澗。

按秋作夏。

寄若和尙。

按此首後有九首。一首題云。黃卽生得小銅印。其文曰。李古物也。戊午夏。黃集我詩。題我集。且標印其上。而解贈之。以李歸李。符其氏也。又八首共一題云。秋風八章留別。

喜祀豫堂來自吳中。因以留別。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市屋災。裁其餘材。用構小亭。顏曰。癡柱。戲作。

十二辰鑑。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感化寺多古松。有軒三楹。時入靈籟。遠臻法師以聽濤名之。且製以圖。爲賦長句。

秋山對雨。有懷陳氏兄弟。賦詩三韻。而陳書適至。遂成一律。却寄。

按此首後有四首。一題云。天城寺定光塔下作。一題云。題天城寺慎淳二王泐石書。一題云。藏公生塔落成喜賦。一題云。分花漫賦。

芳草。

按此首後有二首。一題云。村父采菊見遺。一題云。九日石堂峪力疾登高。適王蘭谷遣使遺鮭菜。江州白衣。遂復同之。喜而有作。

秋花行。因花傭願五作。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九月十有四日孤遊花下。悠然成咏。效陶體。
放稼了咏懷。寥寥古初色。得意轉忘言。

按此二句作先天徒已鑿。且得後天存。
可惜。他日誰得倫。

按倫作論。

不見。

按此首後有一首。題云漫與。

呈望溪老人。

案此題作上方望溪宗伯。

又。序云。未獲接待而。

按無此五字。

又。石蘭多秋陰。

按作碩鼠多野心。

按舍中集止此。睦巢集於此下。尙有第六卷。及後集一卷。皆於寫定舍中集以後所作。

許伯政全史日至源流考證（續）

陳思

乙酉十九年十一月丁亥朔癸巳日未初初刻三分內三十一秒冬至正月丙戌朔。

周書武儻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召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五權惟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作維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殄于岐周明堂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按十三年克本年爲十九年正克紂後第六年以周曆推之本年正月小丙戌朔四月大甲寅朔三日甲寅又度邑王曰嗚呼且維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朱氏校釋曰明堂篇言武王克商後六年崩路史發揮引竹書武王崩年五十四則克商時年四十有八也漢書律曆志春秋曆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孟統之二會首也後八歲而武王代紂又云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後七歲而崩凡武王卽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正月朔旦冬至距煬七十六歲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按古曆法十九年爲一章至朔分齊四章爲一部復得朔旦冬至依志計算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四年而崩武王嗣位四年克殷後七年崩周公攝政五年入孟統二十九章首通二

十年爲一章、無此曆法。四十二年成氏蓉鏡尙書曆譜考爲周正文王受命之五年。四十二年當作四十六年。按十二月殷正之十二月也。是年爲文王受命四年、卽位之四十五年。建子之月、依殷正紀年正二十年。以周正計則十九年。成氏攷四十二年朔旦冬至爲四十六年。厥功甚偉。惟泥武王卽位十一年、遂減成王在位三十七年一算爲三十六年、以符歷法。致與經違。甚矣考古之易疏也。

成王在位三十七年。

丙戌元年十一月壬午朔戊戌日、酉正三刻十二分內二十一秒冬至、正月辛巳朔。

周書成開成王元年、大開告用。作維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諡法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諡。按本年爲四章之十六年、依十三年正月辛卯朔、以章月推之、正月小庚辰朔先壬午二日。

丁亥二年十一月丙子朔甲辰日、子正三刻六分內一十一秒冬至、正月乙亥朔。

周書作維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

己丑四年十一月甲午朔甲寅日、午正二刻八分內五十一秒冬至、正月癸巳朔。

應閏周書嘗麥、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

庚寅五年十一月戊午朔己未日酉正二刻二分內四十一秒冬至正月丁巳朔。

漢書律歷志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曆以爲六年戊午距湯公七十六歲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許氏所推正月朔戊午與殷歷同。六年二字以下文各殷曆以爲證之。六年二字蓋衍文也。以十三年正月辛卯朔依章月推之。本年正月大丙辰朔先丁巳一日戊午二日。古曆家最忌部首正月小。唐人猶有此說。故借前部末閏月大之三十日入正月朔日。則部首正月大。是以前朔分齊之末日爲部首。至朔分齊之始日也。丙辰卽借前部末閏月大之三十日入正月朔日也。故丙辰先丁巳一日。

壬辰七年十一月丙午朔庚午日卯正一刻五分內二十一秒冬至正月乙巳朔。

尙書曆譜入統五百三十四年二月小一日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召誥惟二月既望二十一日乙未。召誥六日乙未三月大一日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惟三月丙午。朏五日戊申。召誥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洛。七日庚戌。召誥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十一日甲寅。召誥越五日甲寅位成。十二日乙卯。召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雒。十四日丁巳。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十五日戊午。召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二十一日甲子。召誥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十二月小一日庚子朔十五日甲寅望。十六日乙卯。雒誥予惟乙卯朝。

至于維師二十九日戊辰。維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按許氏用時憲術推朔，與殷曆合。故後一日以十三年正月辛卯朔，依章月推之，正月大乙巳朔。二月小乙亥朔。三月大甲辰朔。四月小甲戌朔。五月大癸卯朔。六月小癸酉朔。七月大壬寅朔。八月小壬申朔。九月大辛丑朔。閏月大辛未朔。十月小辛丑朔。十一月大庚午朔。十二月小庚子朔。皆與書合。

癸巳八年十一月庚午朔乙亥月午正初刻十四分內一十一秒冬至。正月己巳朔。

癸巳八年十一月庚午朔。

尙書曆譜正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維案多士、鄭注成王元年三月。尙書後案申之曰：成王卽位元年，卽周公致政明年也。五月大、一日丁卯朔。二十一日丁亥。多士、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漢書律曆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

周書皇門，維正月庚午，周公格于左閔門，會羣臣。按周公上年十二月反政，故本年正月庚午，會羣臣于左閔門。庚午，周曆正月二日也。漑亭述古錄曰：周公攝政，所改者成王之年也。逸周書成開解，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彙競，時逋播以輔，蓋憂武庚之

將畔也。不言周公元年，以攝政紀年，始自劉歆。特便于莽之篡耳。漢志沿劉歆說，故曰周公攝政五年。周公七年，成王元年。

王戊三十七年十一月壬午朔丁未日，申初初刻十五分內二十一秒冬至。正月辛巳朔。

尙書曆譜入統五百六十四年。

四月小

一日庚戌朔

十五日甲子

十六日乙丑望

附四分歷

四月大

一日己酉朔

十五日癸亥

十六日甲子望

十七日乙丑

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甲子，王乃洸沫水。

顧命翌日乙丑，王崩。

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顧命甲子，王乃洸沫水。

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十八日丙寅

十九日丁卯

二十五日癸酉

顧命丁卯命作冊度。

顧命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序。

西鄉皆仍几。周禮司几筵鄭司農注

顧命越七月癸酉。周禮天府鄭司農注

康王 在位二十六年

癸亥元年十一月丙午朔壬子日亥初二刻九分內一十一秒冬至正月甲辰朔。

甲戌十二年十一月壬寅朔戌日未正初刻一分內二十一秒冬至正月辛丑朔。

尙書麻譜十二年入統五百七十六年

畢命豐刑唯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世經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梅本

六月大

一日己巳朔

八月大

一日戊辰朔

舉命豐刑庚午朔世經

案世經引舉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三統術注是歲六月大餘四十五，小餘四十三。已巳朔，八月大餘四十四，小餘四十八。戊辰朔。然則此文六月，蓋八月之譌。今案李說是也。世經明云戊辰朔三日庚午朔，如其術不與經相應，不應後以爲證。故知舉命本作八月庚午朔。今作六月者，校漢書據梅本改耳。按許氏推本年正月小壬寅朔，二月大辛未朔，三月小辛丑朔，四月大庚午朔，五月小庚子朔，六月大已巳朔，七月小已亥朔，八月大戊辰朔，與曆譜同。戊庚十六年十一月庚戌朔辛未日，未初二刻六分內一秒冬至。正月已酉朔，應閏。漢志魯公伯禽卽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薨。子考公卽立。其紀魯事頗與春秋相接，故備錄之。

昭王 在位五十一年。

己丑元年十一月丙午朔，已巳日，卯正一刻九分內三十一秒冬至。正月乙巳朔。

漢書律曆志、春秋殷曆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魯公伯禽推卽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傳曰：燮父禽父，並事康王。言晉侯燮魯公伯禽俱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曾考公世家卽位四年及煬公熙立。通鑑外紀：昭王元年己丑，在位五十一年。甲子會紀：三元甲子，編年同作元年。己丑竹書紀年元年庚子。皇甫謐曰：在位二年，年三

十五。

丙午十八年十一月丁酉朔、戊戌日、己正二刻四分內一秒冬至。正月丙申朔。前漢志魯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且冬至。殷曆以爲丁酉。今推十一月丁酉朔、戊戌日冬至、丙申則正月朔也。

穆王 在位五十五年。

庚辰元年十一月辛巳朔、丙申日、酉正三刻八分內一秒冬至。正月庚辰朔。

通鑑外紀、穆王元年庚辰。竹書紀年元年己未、甲子會紀三元、甲子編年與原注同。

庚寅十一年十一月壬午朔、己丑日、卯初三刻三分內一秒冬至。正月辛巳朔。

穆天子傳、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口、來虞人次御。孟冬鳥至。王臣口弋。按本年季秋十一月小、戊寅朔、辛巳後、戊寅三日。

辛卯十二年十一月丁丑朔、甲午日、午初二刻十一分內三十一秒冬至。正月丙子朔。

穆天子傳、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今本竹書紀年、十二年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按本年季秋十一月小、壬申朔、七日戊申。（未完）

記俞理初倫理學說

王永祥

曩讀蔡著中國倫理學史。善其於俞理初之倫理觀念。頗能抉其大凡。並極發微闡隱之能事。惟以限於篇幅。微嫌簡略。因以暇日。鈎稽理初所著。爲之補輯如左。讀蔡著者。或有取焉。

(一)身世

理初名正燮。安徽黟縣人。生於前清乾隆四十年。時正當漢學鼎盛之時。其生之第三年。樸學大師戴東原卒。前十二年。江慎修惠定宇卒。後十九年。汪容甫卒。二十年。盧召弓卒。二十八年。桂未谷卒。三十一年。洪稚存卒。故理初治學。一以漢學家爲法。謂秦漢去古不遠。師說相承。可信者多。經有脫誤。始取證於秦漢諸儒。不纏牽于注疏。亦不離畔於訓詁。足跡半天下。得書卽讀。讀卽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歲月旣積。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蓋深有合於東原所謂求十分之見者也。父獻爲句容縣訓導。竭學俸所入爲之購書。積軸萬卷。理初過目成誦。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星衍於兗州。時星衍旣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邱明子孫姓氏論。左山考等篇。星衍多采其文以折衆論。理初爲道光元年舉人。十二年。館新城。陳用光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十三年。儀徵阮元主會試。理初應之。闈中經義策問。皆折衷羣言。會有驚其迂

誕者。東之高閣。元後知之。嘗引以爲恨。十九年。爲江蘇學政。祁雋藻。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因聘掌教。惜陰書社。未逾年。道光二十年卒。年六十六。性孝友。教諸弟甚勤。誘掖後進。疊疊不倦。家貧性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塗四十年。縞紵餘潤。不足贍妻孥。而友戚之急。無不盡力周濟。手成官私鉅書。如欽定左傳讀本。續行水金鑑之類。不自名者甚多。自名而通行最廣者。有癸巳存稿。癸巳類稿。

(二) 倫理觀

一 父慈子孝

存稿中嚴父母義云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學云。爲人父止于慈。禮運云。父慈子孝。謂之人義。父子篤。家之肥也。左傳晏子云。父慈子孝。禮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嚴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云。以養父母曰嚴。又曰。祭則致其嚴。皆謂子嚴其父母也。表記云。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此漢儒失言。于母則違嚴君。父母及養父母曰嚴之訓。于父則違慈孝之誼。由誤以古言嚴父爲父自嚴惡。不知古人言嚴。皆謂敬之。學記云。嚴師爲難。師嚴而後道尊。亦言弟子敬之。書記舜言。敬敷五教在寬。中庸記孔子言。寬柔以教。爲君子之強。豈有違聖悖經。以嚴酷爲師者。知嚴師之義。則嚴父母之義明。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二夫妻平等

妻條云

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郊特性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後起義也。按夫者扶也。扶起爲陽。妻者棲也。棲定是陰。

三尊重女權

女條云

釋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媾。媾。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時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怨。太平廣記長恨歌傳云。天寶時人歌。生男勿喜歡。生女勿悲酸。則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臺新詠。傅元苦相篇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生女無欣愛。不爲家所珍。長大避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戾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一見。一絕踰參辰。」此諺所謂姑惡千辛。夫嫌萬苦者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曰。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亦貴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婦人苦詩。蟬鬢加意梳。蛾眉用心掃。

幾度曉粧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輕借老。惆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居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言猶藹然。莊子大道篇云。堯告舜曰。吾不虛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書梓材。成王謂康叔。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此聖人言也。天方典禮。引謨。罕墨特云。妻暨僕。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蓋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

四相互節操

節婦說云

按婦無再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義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禮義無涯。淚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婦人之節。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嫁者。敬禮之。斯可矣。

五貞女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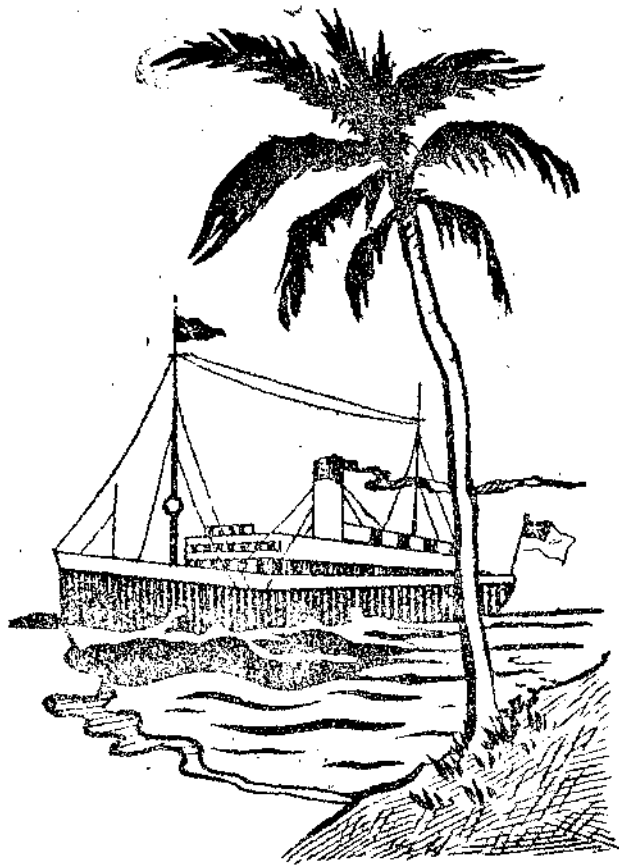
貞女論云

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嘗見一詩云：「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期之作烈女。壻死無端女亦亡。鳩酒在尊繩在梁。女兒貪生奈逼迫。斷腸幽怨填胸臆。族人歡笑女兒死。請旌藉以傳姓氏。三丈華表朝樹門。夜聞新鬼求返魂。」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

六妬非惡德

妬非女人惡德論云

妬在士君子爲惡德。謂女人妬爲惡德者，非通論也。妬者婦人常情。妬而忌，則殺人者。然傷人抵罪。何煩詔表令檄牽妬言之哉。易林云：二婦同夫。志不相思。心懷不平。志常愁怨。意林申子云：妬妻不難破家。一妻據夫。衆妻俱亂。此不可奈何者也。夫婦之道，言致一也。夫買妾而妻不妬。則是愬也。愬則家道壞矣。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是夫婦之道也。依經爻正義言之，妬非女人惡德。妬而不忌，斯上德矣。



連

湯

亦

和

題



著

至順元年	哈八兒禿	八月己丑御 史言嶺北行 省肇基之地 哈八兒禿為 平章政事憐 無所知宜罷 制可	至治二年	
二年			三年	正月己亥以 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復兼 總軍政
三年			泰定元年	
元統元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撒特迷失 正月癸亥以 知樞密院事 為嶺北行省 平章
至元元年			四年	
二年			致和元年	八月壬申改 元天曆 塔失帖木 兒 五月戊子以 嶺北平章為 中書平章
三年			天曆二年	潑皮
				塔即吉 四月甲辰御 史言嶺北平 章塔即吉黜 之 那海 四月癸卯那 海為嶺北平 章

至元四年		
五年	也先帖木兒	
六年	也先帖木兒	二月己亥嶺北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為御史大夫
至正元年	乃蠻台	乃蠻台
二年	乃蠻台	本傳至正二年遷遼陽行
三年		阿魯圖
四年		
五年		阿刺吉
至正六年		至正六年
七年		七年
八年	別不花	別不花
九年	別不花	別不花
十年		
十一年		本傳至正十一年起為太傅守和林
十二年		
十三年		五月癸酉為嶺北行省左丞相

專著 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

至正十四年	婁章
十五年	二十三年 花朴賽音不 本傳除大司 農出為嶺北 平章政事 二十四年甘 肅行省以李 羅帖木兒矯 試皇後遣人 白事平章政 事也速答兒 即諭衆榜朴 賽音不花不 可也速答兒
十六年	二十四年 花朴賽音不 宋文憲集范 公墓誌李羅 入相出為嶺 北行省左丞 作和寧志時 也速答兒為 平章殺右丞 答里麻巴
十七年	二十五年 山僧 嶺北行省左 丞相山僧討 秃堅帖木兒 花朴賽音不
十八年	二十六年 花朴賽音不 本傳皇太子 撫軍冀寧承 制拜翰林學 士承旨 蠻子 四月庚寅承 旨蠻子為嶺 北平章
十九年	二十七年 失列門 五月辛卯為 嶺北左丞相
二十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一年	婁章 阿勒呼木帖 木兒勒呼木 呼木兒勒呼 一叛至正十 擊之命娶其 衆其部將托 歡其部將又 加封以嶺北 寧王承相知 行省密事鎮 行樞密紀九 北潘本紀太 月戊午加太 傅和寧王作 老章

河南

至元五年	阿里	十月巳卯立河南等路以參知樞事省阿里	中統元年
六年	忽刺出 史天澤	九月戊辰以忽刺出平章政事並阿里中書省	二年
七年	史天澤 合丹	正月辛丑罷元文類河東廉訪使程公碑至元七年	三年
八年	阿里伯	正月巳卯中書省言議河南行省阿里田伯等所置屯	四年
九年	阿里	九月癸酉同簽河南省事崔或訟阿里	至元元年
十年	合丹	四月癸未罷河南行中書省左丞相合丹行淮西等路樞密院事	二年
			三年
			四年

專著 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

河南江北

至元二十七年	至元十九年	至元十一年
五月癸丑行 尙書省復行 中書省 十二月壬申 立河南江北 行中書省治 汴梁 伯顏	二十年	十二年
伯顏	二十一年	十三年
正月甲戌河 南江北行省 平章伯顏言 揚州屯田官 種外宜聽民 耕懇二月巳 河南京北平 章巴顏入爲 中書平章政 事	二十二年	十四年
伯顏	二十三年	十五年
博羅歡	二十四年	十六年
元貞元年	二月乙酉改 行中書省爲 行尙書省	忽辛
博羅歡	二十五年	十七年
忙兀公碑元 貞二年遷陝 西平章未行 而改復爲河 南	二十六年	十八年
博羅歡		

博羅歡	大德二年	
博羅歡	三年	夫公司改碑姚平改南西本 平授為河二燧章行宣歲傳 章榮中南十忙政中憲凱東 政祿書宣八兀事書慰旋征 事大省慰年公 省 河 凡
	四年	
博羅歡	五年	經世大典叙 錄大德五年 八月八日承 相完澤等奉 旨遣河南平 章政事二哥 赴雲南
	六年	其元也章河建行萬拜王元 職貞速政南行省戶降世文 元送事行省右拜襲德類 年兒既省右丞江職曹 世以歿平承福浙為子南
	七年	卒 拜隆
阿散	八年	本傳大德八 年遷河南九 年進湖廣左 丞相
也先不花	九年	五月癸亥立 芍陂屯田令 河南行省平 章阿散領其 事
也先不花	九年	

延祐元年	六月戊子封	河南省丞相	下憐吉帶為	河南王	元文類程鉅	夫下憐吉台	封河南王制	河南江北行	中書省左丞	相卜憐吉帶	勳名克篤於	前人藩翰久	勤於外服朕	大投艱卿獨	決進襲諸侯	王以長守於	富以歸承相	印以善保王	遐齡是封王	之後即召
二年	本紀至大四	年三月知樞	密院事兼山	東河北京古	軍部萬戶也	先鐵木兒遙	授左丞相													
三年																				
四年	也先鐵木兒	博羅歡傳子	楚帖木兒河	南江北丞	相卒															
五年	也先鐵木兒																			
六年	也先鐵木兒																			
七年	也先鐵木兒	四月庚辰自	河南江北行	省丞相降平	章六月丙辰	召				站馬赤	河渠志延祐	七年七月汴	梁路言榮澤	縣六月十一	河決二蘇村	日開封蘇村	復決本省平	章站馬赤親	率修築	
至治元年	站馬赤																			

至治二年					
三年	相嘉碩利	金陵通紀相 嘉碩利泰定 元年十一月 行御史大夫			
泰定元年	相嘉碩利	本傳至治未 至上郡見囚 久之得釋拜 河南江北行 省平章行政 遷江南省事 御史大夫			
二年	阿里海牙				
三年	阿里海牙	伯顏 本傳	童童		
四年	伯顏	致和元年八 月戊申以河 南平章為本 省左丞相	童童 八月壬辰御 史李昌言河 南行省平章 童童世官河 南大為奸利 請徙他鎮不 報		
致和元年	伯顏	八月丁未升 河南左丞相 戊午為御史 大夫	阿不海牙 八月庚戌以 前翰林學士 承旨阿不海 牙為河南行 省平章政事 十一月遷陝 西行臺御史 大夫	曲烈 八月癸卯河 南行省殺平 章曲烈	
天曆二年	朵兒只 亦都護	十一月丙辰 為河南行省 丞相	也速迭兒 曹南王碑今 上還京師明 為十月癸卯 為河南平章	乞住	徹里帖木兒 本傳天曆二 年陞中書平 章出為河南 平章

至順元年	也速迭兒	乞住 三月河南 行省平章 住為雲南 省平章	樞密院事 帖木兒知 南平章徹 六月丙申 南平章徹 南平章徹 南平章徹	撤里帖木 兒	也速迭兒
二年	也速迭兒		兼山東河 大都督入 大賢大學 集賢大學 薨	忠宣王神 碑子也速 兒出為河 省平章政 兼山東河 大都督入 大賢大學 集賢大學 薨	也速迭兒
三年	岳柱			本傳至順 年遷河南 北平章政 明年十一 卒	岳柱
元統元年	岳柱			卒	岳柱
二年					
三年					
至元元年	珙璠普華				珙璠普華
二年	珙璠普華			遺河南行 平章政事 璠普華於 香為僧	珙璠普華
三年	月祿帖木 兒			增修堂廡 炳河南行 河南志元 至元丁丑 月祿帖木 公來為平 政事一歲 內百廢具 公以世德 望敦大博 消暴抑強 植良善元 張植傳元 元南進士 河南行省 平章政事 魯帖木兒 魯帖木兒 豐汝曹所 議	月祿帖木 兒

專著 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

至元四年 月祿帖木兒	五年 月祿帖木兒	本紀十一月 戊辰杞縣人 范孟反殺河 南行省平章 政事月祿帖 木兒	六年 朵兒只	納麟	悟溪集遂昌 鄭提學元祐 挽辭塞子謝 通顯客隱琳 宮幽幼遷西 湖學濟祐餘 前修薊林竹 樓開弦歌繼 航籌偶覽姑 蘇臺遂成賈 胡留克莊幣 遠至兼善禮 逾優自注癯 林平章廉公 竹樓左丞管 公克莊廉使 韓公兼善狀 元太公善狀
至正元年 朵兒只	二年 朵兒只	南范孟為亂 以註誤連繁 者千計其 兒只至知 宛欲直之 章政事納麟 乃原問官執 其說不從已 而納麟還言 于朝	納麟	至正二年五 月丁亥江浙 平章政事只 兒瓦台為河 南行省平章 政事瓦台平 政事瓦台平 山居新話至 正元杭州火 十元杭州火 災力江浙平 只移瓦都省 章到任之初 云到任之初 適到任之初 員到任之初 有到任之初 至到任之初 當到任之初 愧到任之初 奏到任之初 代到任之初 又到任之初 兒到任之初 南到任之初 罷到任之初	
三年 朵兒只	四年 朵兒只	本傳	納麟	慶童	三月癸丑自 河南平章為 中書平章政 事
五年 慶童	梧溪集奉題 執禮和台平 章丹山隱玉 峯石時寓江 陰秩禮均恆 陰秩禮均恆 岱謙光俯粵 蠻儼持周物 節秀擁楚巫 按囊加夕傳 子執禮知台 河平江北行 省平章政事 以黃潛集上 天坐寺觀音 殿記合此詩 考之鎮河十 當在至正南 年前				

至正十四年 太不花 十二月總領 諸處征進軍 馬	至正六年 買奴 黃潛定國公 忠亮公碑子 買奴累官河 南江北行省 平章政事今 以翰林學士 承旨致仕又 曰至正八年 九月命臣潛 爲銘	至正六年
十五年 太不花 五月千辰河 南行省左丞 相太不花削 官爵	買奴	七年
十六年 太不花 十二月河南 行省左丞相 太不花駐軍 南陽	月魯不花	八年
十七年 太不花	月魯不花 八月甲辰河 南平章政事 月魯不花爲 宣政使	九年
十八年 五月劉福通 攻汴梁王寅 守將价真遁		十年
十九年		十一年
二十年	六月辛亥命 河南行省平 章政事禿魯 給汝擯軍需 禿魯 達識帖穆 邇本傳 陽等處 三月壬子河 南左丞相太 不花克復南	十二年
二十一年 兒察罕帖木 十月癸巳申 書平章按自 察罕遷後元 史不見河南 平章	四月降徐州 路爲武安州 以所轄縣屬 歸德府	十三年 太不花

專著 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

<p>咬咬 十五年二月 庚午自河南 平章政事為 遼陽 左丞相</p>	<p>咬咬</p>	<p>魯 答失八都</p>	<p>五月癸酉自 四川為河南 平章政事</p>	<p>悟良哈台</p>	<p>年表十五年 正月自右丞 除河南平章</p>
<p>魯 答失八都 十七年四月 辛酉加四川 左丞相十六 年十二月拜 河南左丞相</p>	<p>魯 答失八都</p>	<p>伯家奴</p>	<p>九月壬午定 住引兵復瀧 關河南行省 平章伯家奴 以兵守之丙 申伯家奴兵 潰</p>	<p>答蘭</p>	<p>十七年十一 月戊午以河 南平章為中 書平章</p>
<p>十二月庚子 卒本紀</p>	<p>魯 答失八都</p>	<p>答蘭</p>			
<p>正月 兒</p>	<p>孛羅帖木</p>	<p>周全</p>	<p>五月癸卯河 南平章周全 節制河南諸 軍 七月丁酉叛 已未劉福通 殺之</p>	<p>劉哈喇不 花</p>	<p>本傳至正十 八年毛貴區 畿甸劉哈喇 不花戰於柳 林大捷遷河 南平章以卒</p>
<p>八月戊寅察 罕帖木兒復 汴梁 已卯詔以為 河南平章政 事</p>	<p>兒 察罕帖木</p>				
	<p>兒 察罕帖木</p>				

專著 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

	至正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阿魯溫	二十七年 十月壬子詔擴廓帖木兒所部諸軍在河南者平章政事李克彜統之
阿魯溫 敬等獲元平章張兵南陽克之丙申鄧愈移父國權三月罕帖木兒之按阿魯溫察魯溫降行省平章阿元梁王河南彝復走陝西營河南李克國權四月徐入河南	二十八年 明史紀事本末洪武元年二月徐達師至陳橋以亥左尹弼以汴梁降汴梁守將李克彜遁

浙江

<p>至元十一年 初為江淮 二月辛卯合 答為左丞相 行中書省於 淮西以行樞 密院政</p>	
<p>十三年 六月辛未立 行省於臨安 十月戊子淮 東左副元帥 阿里伯為平 章政事於淮 東省事於淮</p>	
<p>十四年 阿塔海 阿里伯 三月癸丑阿 塔海為平章 政事於江淮 省於江淮</p>	
<p>十五年 阿塔海 阿里伯 二月癸亥命 平章政事阿 塔海阿廉伯 塔海阿廉伯 能之官 十一月丁未 揚州移紹杭</p>	
<p>十六年 阿塔海 阿里伯</p>	
<p>十七年 阿塔海</p>	<p>忽辛 十二月庚午 珠江淮行省 平章政事</p>
<p>十八年 阿塔海 四月庚寅征 日本阿刺罕 為中書左丞 相行中書省 事</p>	<p>忽辛 亦力撒合傳</p>

至元十九年	阿塔海	忽辛	游顯	游顯	九月庚申以
二十年	阿塔海	游顯	關關你敦	游顯	九月庚申以
二十一年	忙兀台	忙兀台	張惠	張惠	九月庚申以
二十二年	忙兀帶	張惠	張惠	張惠	九月庚申以
二十三年	忙兀帶	直脫兒	直脫兒	直脫兒	九月庚申以
二十四年	忙兀帶	忙兀帶	忙兀帶	忙兀帶	九月庚申以
二十五年	忙兀帶	忙兀帶	忙兀帶	忙兀帶	九月庚申以
二十六年	忙兀帶	不魯迷失	沙不丁	沙不丁	九月庚申以

專著 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



東北輿地釋略卷一 一名知所貴齋劄記

興義景方昶

金上京會甯府考

金上京會甯府、盛京通志謂在今甯古塔西南方。昶按、會甯府非今之甯古塔也。

盛京通志實沿明一統志之誤。高士奇扈從錄謂在沙林東南十五里、曰火茸城。亦沿明一統志之誤。通鑑輯覽注甯古塔東南有和碩城、卽其遺址。則沿通志之誤。通志又謂當在色齊窩集左右、則沿楊氏柳邊紀略之誤。說詳後文。

滿洲源流考云、上京宮闕在拉林河東一百七十五里、正與阿勒楚喀河相近。其言是也。又云、拉林河阿勒楚喀河之間、則金之上京城在焉。今城南四里、尙有古城、及子城、宮殿遺址、亦最爲明確。惟卷十二又云、上京會甯當在今色齊窩集左右。嶺上有故城遺址、相傳爲金時關門。其明證也。云云。又謂今甯古塔西南八十里、有蓮花池、相傳爲金時之曲江。方昶按、源流考旣知會甯爲阿勒楚喀河近地、又復沿諸家之誤、謂在甯古塔、則是纂修之人、不出一手、故致前後矛盾如此。金史地理志、上京路、金之舊土海陵。貞元二年遷都於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甯府。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縣三。會甯倚與府同時置。有長白山、有按出虎河、又書作阿尤濟。

混同江、涑流河。曲江初名鎮東。大定七年置。十三年更今名。宜春。大定七年置。有鴨子河。肇州防禦使。舊出河店也。天會八年。以太祖勝遼。肇基王績於此。遂建爲州。縣一。始興倚與州同置。有鴨子河。黑龍江。考肇州故城在今伯都訥城南。舊名出河店。今名珠赫城。（政和四年輯覽注。）以今圖按之。伯都訥城在甯古塔西北。幾及千里。道里不合一也。志云按出虎一作阿朮。按今阿勒楚喀河。距甯古塔亦八九百之遙。其不合二也。

水道提綱。阿勒楚喀河作阿爾楚庫河。卽褚庫河。方昶按。今土名阿什河。皆按出阿朮之音轉。今於阿勒楚喀城建設阿城縣治。

宜春縣云有鴨子河。按鴨子河卽今伊通河。遼聖宗改名混同江。如會甯在甯古塔。則縣去府千餘里矣。其不合三也。今阿勒楚喀河卽按出虎水。此水之西有白城。在阿勒楚喀（今爲阿城縣治）南四里。遺址猶存。按出虎譯言金也。建國此水之旁。故謂金源。確無疑義。核與史文四至。亦無差謬矣。更以太祖伐遼進軍次第證之。本紀云。二年遼人始爲備調。諸軍於甯江州。九月。太祖進軍寥晦城。遣婆盧火督軍。諸路兵皆會於來流水。太祖初至遼界。督士卒夷塹。遇渤海兵與戰。敵大奔。進軍甯江州。諸軍填塹攻城。十月朔。克其城。次來流城。以俘獲賜將士。考之遼志。甯江州。混同軍觀察使。縣一。曰混同縣。當爲今伯都訥是也。

李氏地理今釋云、在今吉林烏拉城東北、混同江東岸、不知實在吉林烏拉之西北遠甚。十一月、遼將步騎十萬會於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曰：神明警我也。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陵道、選壯士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俄與敵遇於出河店、乘風擊之、遼兵大潰、遂至斡論灤。按鴨子河即混同江、即今之松花江、伊通河下流即注松花江。雖聖宗詔改鴨子爲混同、然史文仍互用之。

出河店之役、金史以爲遼將步騎會於鴨子河北、遼史以爲遼軍屯出河店、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

登岸者、濟此水也。出河店在甯江州之南、即今伯都訥之珠赫城。金置肇州於此。（滿洲源流考謂肇州在拉林之東甚誤。）是肇州在伯都訥南之鐵證。如會甯在甯古塔、何得云去肇州五百五十里耶。史又載是月僕廸等攻賓州、拔之。考遼志、賓州懷化軍節度、本渤海城、統和十七年、遷兀惹戶置刺史於鴨子混同二水之間。（太平四年始改鴨子河曰混同江。）後升兵事隸黃龍府都部署事。按賓州之設、在聖宗統和十七年、黃龍府之廢、在景宗保甯七年。府廢於前、州置於後。所廢之府原爲渤海扶餘府。後於聖宗開泰九年、遷城於東北、復置黃龍府、則非扶餘府故地、而爲今之農安。賓州之升節度、在復置黃龍府之時。故曰兵事隸黃龍府都部署事。（黃龍府沿革詳見於後。）松

漠紀聞云契丹徙置翁舍展圖於黃龍府南曰賓州。州近混同江。今之農安即在伊通河之側。伊通河即鴨子河。當時改名混同。賓州在農安之南。故曰州近混同江。知黃龍府之所在。即知賓州之所在。皆在肇州之南。爲無疑也。

松漠紀聞翁舍展圖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部落雜處。以其族之長爲千戶。統之。方和按。此即後置之黃龍府。爲今之農安。賓州在其南一百餘里。以今圖證之。即今長春府治之東北。地居兩河之間。即鴨子混同二水。聖宗改鴨子爲混同。故忠宣云地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亦即今之松花江也。忠宣路程云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亦謂此也。李申耆以爲賓州在遼陽西南。其誤最甚。

金太祖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乘馬徑涉。天眷三年。改黃龍府爲濟州。利涉軍。大定二十九年。復改隆州利涉軍。貞佑初。升爲隆安府。張石州蒙古游牧記。引明一統志。龍安一禿河在三萬衛西北金山外。又引全遼志。龍安城在一禿河西金山東。方和按一禿即伊通又引冊說。城周七里。門四。陞尙存。旁有塔。亦名農安。又引一統志。按金史地理志。天眷三年。改遼黃龍府爲濟州。大定九年。更爲隆州。方和按本二十九年誤作九年貞祐初。升爲隆安府。以地考之。此龍安城。即隆安之訛云云。穆按。一統志於奉天府下。又以黃龍府爲在開原縣境。其說與此兩歧。今以地望診之。非是。故不取。方和按。今吉

林省治西北二百八十里農安城。在伊通河西二里。西專外半里。有農安塔。足證農安龍安皆沿隆安而異其字。蓋通志考之不精。兩存其說不能詳其廢置之故。卽石州亦未深考也。

綜觀史文。金之進軍。始則自白城而西。至克寧江州後。乃由北而南。若會寧在寧古塔。則山徑之間。當屬軍道。胡無一言及之耶。更以史載世宗往上京日歷證之。大定二十四年三月壬寅如上京。三月庚寅朔壬寅爲十三日。四月丙寅次東京。四月己未朔丙寅爲四月八日。東京遼陽州也。乙酉觀魚於混同江。乙酉爲四月二十七日。五月己丑至上京。居於光興宮。己丑爲五月朔日。按觀魚之所。卽今松花江。由此四日而至上京。可知決非寧古塔矣。今由農安至白城約三百里而弱。四日可至。六月辛酉。幸按出虛水臨瀋亭。辛酉爲六月三日。按臨瀋亭故地。今雖無考。然不曰如而曰幸。則爲近地可知。金地志云。會寧州倚與府同置。有勃野淀。綠野淀。今考白城西南有數湖泊。名三哈拉。今爲雙城縣地。蓋卽所謂勃野淀。綠野淀矣。

又按續通鑑宋紀徽宗重和元年十二月。馬政等還自金。政等以閏月六日下海。行經十餘州。至金主所居拉林河。注云。舊作來流河。今改。又宣和二年。遣趙良嗣王環使金。考異引馬擴矛齋自序云。政和八年。父政過海。至女直所居來流河。却按。據此則會寧在拉林河畔。絕無疑義。

李申耆沿會寧爲寧古塔之誤。遂謂胡里改在今寧古塔之東。齊次風沿會寧爲寧古塔之誤。遂謂

寧古塔河金時曰按出虎水卽金源皆不足據。

寧古塔卽胡里改、寧古塔河一名忽汗河、由唐忽汗州得名、又名虎兒哈、一名瑚爾哈、一名富爾翰、與胡里改之名稱皆由忽汗二字之音轉、今名牡丹江、其湖曰鏡泊、卽渤海王城所臨之忽汗海。

魏默深開國龍興記謂金起於黑龍江之南、在伯都訥之東二三百里、獨爲得之、而不能實指爲今之阿什河西之白城、楊大瓢柳邊紀略云、寧古塔宋曰生女真、金曰鶻里改、元曰胡里改、萬戶府又云、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會寧頭舖、四十五里至第二舖、三十五里至阿薩舖、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塵舖、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寧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十里、以今道里計之、應在色出窩集左右、方昶按楊氏之言近之、然謂會寧在色出窩集左右、則殊不合、楊氏蓋不知阿勒楚喀河卽按出虎水、故不能確指其地、誤以色出窩集當之、且緣此之故、而於寧江州亦不知爲伯都訥、誤以爲應在厄黑木站。

楊氏云來流域卽在寧江州西、引金史太祖紀十月朔克寧江州、次來流域爲證、不知來流卽今拉林水、一統圖有拉林城、卽來流域也、金太祖自寧江次來流域、乃勝遼之後、率師東旋、非進軍西向、遼史蕭兀納傳、天慶元年、知黃龍府事、改東北路統軍使、金兵來侵、戰於寧江州、兀納退走

入城。留官屬守禦。自以三百騎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此寧江州在混同江東之證。

考厄黑木站。在色齊窩集之南。吉林烏喇之東北。相差甚遠。拉林河在阿勒楚喀河之西。混同又在拉林河之西。故洪忠宣路程。由會寧西行。先至來流河。後渡混同江。朗然可證。楊氏不知來流卽拉林。故歧誤如此。惟來流水與拉林水。在昔本屬通稱。而於遼上京臨潢府之溧流河。則別爲一水。音雖相同。字則各別。金史地理志於會寧縣下。誤作溧流。不可不辨。（上京路下作來流河者不誤）洪忠宣路程云。自上京百五十里。至來流河。北盟會編。許亢宗奉使行程錄。皆云至拉林河。此當日兩水通稱之證。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溧流河自西北南流。繞京三面。東入於曲江。其北東流爲按出河。以今圖證之。臨潢府卽今巴林旗東北之波羅城。

宋薛映記富弼行程錄所言。渡潢河黑水河。皆歷歷可證。潢河卽今錫喇木倫河。黑水河卽今哈喇木倫河。金史地理志。慶州西至桓州九百。東至臨潢一百六十。慶州卽今巴林西北察罕城。張石州蒙古游牧記云。今巴林東北一百四十里。當烏爾圖綽農河會和戈圖綽農河之處。有波羅城。周二十里。內有三塔。久廢。疑卽古之臨潢府。其說是也。近人曹廷杰東三省圖說。斥盛京通志謂臨潢府當在今呼倫布爾爾之間之謬。而又以張氏之說爲非。別指今科爾沁右翼前旗東南五十里之西伯城。一作席百城。席北城者。當之。殊爲非是。蓋錫伯城去潢水遠矣。尙得曰臨潢耶。

所謂自西北南流繞京三面東入於曲江者舍今之洮兒河（一作洶爾河）別無他水與所述流域方位相合者。若謂溧流河卽拉林水則在臨潢府之東南其間尙隔有混同江安有所謂自西北南流繞京三面乎。（拉林河西北流入混同江）洮兒河上流有南北二大源發源烏珠穆沁右翼旗東北之索岳爾濟山二水分流二百餘里而合其下流今名洮兒河乃撻魯河之音轉亦卽所謂他魯河是也。

遼志上京道云又有他魯河。聖宗紀太平四年改撻魯古河曰長春河皆一水隨地異名。北史勿吉國傳乙力支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太瀾河卽此水。太瀾後轉爲它漏。唐書黑水靺鞨傳它漏河卽此撻魯又卽它漏之轉音一名撻越河。舊唐書室韋傳東室韋在撻越河之北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那河卽難河今之嫩江也。唐書云粟末水源於太白山西北注它漏河按卽松花江與洶爾河相會之處。兩水旣會合而東流。史云粟末注它漏河尙屬小誤。

其水源正在臨潢西北南流東至伯都訥北入於嫩江以達於混同江實繞臨潢三面所謂東入曲江者卽洮兒河注混同江之處。水自西來故曰東入。兩水會合之處金屬曲江縣境。遼史修於元舉金縣以明其所在故曰東入於曲江也。如謂溧流卽來流水則與遼史北盟會編洪忠宣路程許亢宗行程錄皆牴牾不合矣。志言其北東流爲按出虎河者謂洮兒河旣會混同江之後迤東北流按

出虎河復來會也。按出河注江之處，正在曲江之東。其水合而東流，故曰其北東流爲按出河也。

方輿紀要、涿流河在臨潢西北。源出馬孟山。南流繞臨潢三面，謂之曲江。至城北，又東入福餘界。經故黃龍府，而東合按出虎水。至女真境內，合於會同江。方輿按：顧氏此說，所謂源出馬孟山者，未知何據。殊屬不合。紀要又云：饒樂河在大寧衛北，源出馬孟山。下流東北入於潢河。熱河志發源馬孟山者，惟有老河。紀要所云，未可盡據。然則紀要一誤，以老河當饒樂，再誤以老河當涿流矣。豈知遼志所云繞京三面，當就遠勢言之，不云至城北也。曰入於曲江，不云謂之曲江也。曲江金縣。宛陵偶有未考，而於遼志之文，殊多誤會。志言其北東流爲按出虎河，其北云者，謂涿流入江之後，北流而有按出虎河來會也。按出虎水卽女真會寧府所在。安得云合按出虎水至女真境內，始合混同江耶。至臨潢城北之水，今惟綽農河繞城而東，一百餘里，瀦而爲大布蘇圖泊，而止。其地距松花江八九百里，而遙。宛陵或誤以此水當涿流，而於此水下流瀦爲湖泊，不復東流。無精圖以爲考證，故有此失。因詳辨於此。

拉林水爲金太祖誓師之地。卽金史地理志會寧縣之得勝陀。大定二十五年，泐碑於此。述太祖會軍拉林水誓師之事。今石碑猶存。在拉林河西岸七里，距拉林河入松花江處四十里。今名石碑崴子。距白城甚近，距涿流河絕遠，不可誤合爲一。知此則會寧府卽今白城，絕無疑義矣。

薩英額吉林外紀得勝陀卽額特赫噶珊。金太祖誓師之地。國語額特赫勝也。噶珊鄉村也。太祖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太祖使一騎前導。乘赭白馬。徑涉。故老相傳。渡處卽今五家子站門前松花江。考將軍富俊奏准伯都訥開荒勘丈五家子站。見此得勝陀碑頌。始知故老相傳聞有所本矣。曹氏得勝陀碑說云。一面刻缺筆漢字不可識。當係女真字。一面刻漢文。其地舊名額特赫噶珊。今呼石碑歲子。方輿按五家子卽遜扎色。在伯都訥東南。石碑歲子在伯都訥東北。石碑歲子之名。因發見石碑而起。當道光五年丈地時。僅有五家子站名。故薩英額以爲在五家子。當時五家子所賅甚廣。包石碑歲子之地在內也。薩英額所著外紀於吉林古蹟蒐討備至。惟其書雖知故蹟所在。而牽於舊說。無所折衷。往往依違其間。兩歧其說。不免自相牴牾。今略舉於下。旣欲稍訂其誤。抑欲具述作者蒐討之功。不可沒也。如會寧府云。在寧古塔西南。復引據松漠紀聞。北盟會編。大金國志諸書。證明按出虎卽今阿勒楚喀河。則會寧所在。不難確指。乃又以爲當在塞齊窩集左右。是仍沿柳邊紀略之誤也。且白城之在阿勒楚喀城南。及點將臺在白城西。皆已知之。而肇州下。乃又云。今伯都訥東南阿勒楚喀河西岸古城二十里內。子城周四里。東去會寧六百里。與金史道里相合。疑爲肇州遺址。夫阿勒楚喀河西岸之古城。卽白城也。前後兩歧其說。不特會寧不得其真。卽肇州亦流於誤。况得勝陀之碑。作者實首及之。是太祖誓師之地。亦旣

一方「京迷其所在耶」

專著 東北輿地釋略卷一





文

沈瑞麟



苑

世仁甫先生文集序

吳闓生

遼東自古以武功著。文化漸濡。視他省爲遜。余來瀋陽教授。論者或疑其陋。而學問之士以文藝贊見者。凡五六百人。皆彬彬有法度。非始意所能及也。夫文學之衰久矣。自前清以制藝取士。士多以諧偶聲病。投合程式。及其末流。乃益創敝。幾不知所云云。余嘗佐山東幕府。閱通省舉貢試卷。可寓目者殆鮮。其後政府試天下縣吏。以余充典試官。校其文章。亦與山東略等。此皆往二十年前後。文教之弊已如此。今遼東乃獨斐然何也。蓋自清末以來。遼瀋士夫多以學術相砥礪。後進響轅。至今未艾。而二三耆老。又時聳拔而振興之。此其所以踔厲風發。翹然於國中而特出者歟。余來此邦。每詢及前事。士子咸欣欣樂道。而世仁甫先生尤稱一時大師云。嗟乎。學術道藝。每與風會爲轉移。而其旣也。隱然繫一方之治亂。一二先覺提倡敦率於前。則奮起自效於後者踵相續不絕。及乎能者旣多。則意氣漸摩。寢成習尚。淑慝薰蕕之判。昭然於人心而不可掩。雖有邪說詖行。無自入焉。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明效大驗著白如此。老師宿儒之繫人家國。豈不重哉。先生蚤得科第。入詞林。負一方望。文詞爾雅。而行誼尤高。其晚年顛以授徒講學爲事。所爲文章。大抵發明道學。以厲後進。以此成就尤多。余嘗於宴集時。得見先生。溫然盛德君子也。先生尤矚好余。觀余所講示諸生。稱

道不容口。嘗欲召集會飲。不果。今年十月爲先生七十壽。已病革矣。猶招其門人劉作澄至臥榻前。強坐。語曰。吳君當世文學家。余傾慕已久。每擬設筵款待。而未及。翌日當決行之。子其爲我往先焉。且以文集刻成。殷殷屬余序也。言之明日。而先生卒。嗚乎。余之頑鈍不肖。誠不自意其獲厚於先生也。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其風類動撓。每不自己。余於先生。曷能無慨於中。况重以臨危之顧命乎。因述其相與大略。弁之簡端。且以見先生之學之繫於世者大也。

東三省北大同學錄敘

金毓黻

民國十八年夏。東三省畢業於北大之同學。踵行故事。開同學會於瀋水。與會者百餘人。服務吉江兩省之同學。皆不遠千里而來集。會既竣事。復仿曩例。刊畢業同學錄。命毓黻叙之。乃作而言曰。北京大學。經始於有清之季。自光緒二十八年開學之日起。迄於今茲。駸駸三十年矣。吾同學。先後畢業於斯校而來東三省服務者無慮千餘人。何其盛也。方大學開辦之初。向各直省徵生。應選者頗少。尤以東三省爲甚。民國改建。中學生以次畢業。高等專門學校亦以次成立。其程材易於曩日。故入校之選始日多。凡入校之士。或研理工。或治文哲。或攻政法。或肄農商。分門別途。並行而不相悖。及其業成。亦各就其所習。以效用於一時。譬如孔門設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各因其材而篤之。更

如漢儒傳經。本其師說。各明一義。皆導源於孔氏。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抑毓黻重有感者。吾同學之就學京師也。以民二至民十之七。八年間爲最盛。畢業出關者。亦以此時爲最多。維時。京外之國立大學。廬津沽與山西兩校耳。其規模至簡。庫未足與首都比。而在校之同學。又以啓新知。滌汙俗爲己任。爲慰飢渴。如追逋亡。北大一校之聲名。乃洋溢乎中外。民十以還。大學偏設於國中。學者欲求深造。不必遠趨京師。且以京校風潮迭起。作輟無恆。頗爲國人所詬病。去年首都南遷。故京寥落。於是曩日全國最高之學府。更儕於諸州庠序之列。來學者旣日希。畢業者亦罕聞。卽吾儕今日談及母校之往事。亦如貞元朝士。追話開元之盛。蓋不禁感慨係之矣。夫人事之遷變。與時勢之推移。理有固然。本無足恠。前此病畢業同學之少。正爲在校同學增多之因。然則而今喜畢業同學之多。豈非在校同學之日少而致之然乎。果深根而寧極。固未可以彼而易此也。毓黻於民五之夏。得預二次分科同學畢業之列。負笈出關。本其所學。執業潘水。曾與諸同學爲兩次之會。每會輒觴飲盡懽。無殊在校之樂。未幾北走白山黑水間。匿跡銷聲者八九載。今春歸來。曩日畢業之同學。或去而之他。後來畢業之同學。雖多。轉覲面而不相識。今茲承命作叙。其將何以應之。雖然。吾同學各就所習。以效用於一時。皆於在校之日植其基。扶植母校。使日卽於光大。尤賴吾同學於畢業後之致其力。矧吾在校同學。方努力於復校。大

學之規撫。漸呈舊觀。畢業之同學。方興未艾。則此錄之輯。正爲他日重刊之嚆矢。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斯義也。又吾同學所宜兢兢自持者矣。金毓黻叙於瀋水寓廬。

遜園記代

黃式叙

遜濱江而南。不十里。有馬家屯。馬君蓋卿厭市塵坱圠。關園於是。取大易無悶之義。名之曰遜。甲子秋。余以事蒞濱江。得馬君導觀所謂遜園者。園之廣可千畝。前葺茆屋。曰晚稼軒。綴亭於旁者四。曰待鶴。曰觀山。曰歸來。曰塵外。中有一阜。兀然凸起。則生壙在焉。華表撐空。顏曰遜園居士之墓。而鐫像於背。其後綺罽相錯。邪許可聞。鬱蒼菱藿含蕊。藉芳風樹相搏。柯葉時鳴。烟墟遠岸。歷歷如畫。每當春秋佳日。杖策攜酒。與園丁野叟。掃碧苔。席綠陰。啜飲花下。旣醉。弛然以臥。人世是非。一無撓於其懷。或譽之。或笑之。灑然不屑也。昔司空表聖傷唐季之亂。作休休亭。且豫爲壽壙。以見志。而莊子之論真人。在不知說生。不知惡死。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若君之疏淪其心。澡雪其精神。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廣莫之邊。夫豈漫然而致哉。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君固以胆識幹略著。庚子。俄兵南下。奉檄至旅。順讖和。敵不能屈。卒成約以歸。旣掌鐵路交涉。恆消患於無形。中外又安。談外交者。翕焉稱之。仕宦益顯貴矣。乃撝遜不進。年五十餘。遽作高蹈之想。視世之搶攘於聲色貨利。至耄老

不、休、者、其、相、去、果、何、如、耶、。余、家、衍、水、欲、歸、不、得、浮、沉、宦、海、之、中、靡、知、所、屆、覩、君、今、日、之、所、爲、能、不、愀、然、有、動、於、中、乎、歸、爲、此、記、匪、以、導、揚、休、美、蓋、志、媿、也、。





千山松歌

並序

傅桐

遼陽城南六十里。有千山。合沓深秀。邱壑特美。羣峭蔚跂。森岬如屏護。如星羅。毛西河云。志載九百九十九峯。因有千名。而山之勝尤以松。飛榮竦翠。石質松文。或峯匿於喬林。或谷嘯于爽籟。信沉冥之窟宅。連仙都之妙有者也。昔孫興公以馳神運思。謂天臺有若再升。况余晨策夕憩。散懷於茲山。獨可以無言乎哉。

千山千峯松翠濃。森森松冒層層峯。峯尖壁峭石萬仞。雖極堅瘦饒春容。石裂一線松數本。松根石髓深交融。單椒連陵帶長薄。人行山中皆松中。欲問茲山真面目。一似怪石蒼苔封。有時松高不可仰。亭亭直上摩晴空。若非青天壓其頂。入雲變化成飛龍。有時松俯抱奔石。石勢欲墜松下從。松爪攫擎石迴顧。松意愛石如兒童。或有松頂平於席。蒲團丈厚堆丰茸。綠天般若坐說法。鳥窠禪寂將毋同。或如翠鳳欲展翅。將翔仍集毛羽豐。或如痠瘕倚巖際。拄杖儼立蒼髯翁。但憑所測無不有。是或鬼斧兼神工。我來正值九秋杪。繁卉點綴餘青紅。襟被夜臥西閣上。謾謾疑雨還疑風。不然此閣定飛去。絕頂安得洪濤春。曉起始悟山靈意。特爲塵客澗襟胸。會辦長饑白木柄。徧刷黃獨山糧充。興到長嘯出雲磴。萬綠深處携吟筇。結茅矢果尋幽願。拍肩笑挹浮邱公。清泉白石聞吾語。有負此約如蒼松。

毓黻按傅先生名桐。字味琴。安徽泗州人。道光上舍生。咸豐歲貢。壯游遼東。晚居袁浦。同治季年卒。年逾古稀矣。著梧生詩鈔。頃者陳鶴柴先生自滬上鈔寄黃黎雍。囑錄入遼陽縣志。而未之及。茲特表於本刊。匪惟其詩可傳。亦閭里之光也。

北戴河觀音寺

夏清貽

招提在何許。路轉蓮峯根。萬樹綠成海。一橋長到門。鐘鳴衆壑應。雲斂諸山尊。僧去佛無語。禪心誰與論。

北戴河

王樹翰

脫却塵囂萬慮空。披襟時有大王風。綠陰深處徜徉過。驢背尋詩句每工。山游
陰雲如墨電微明。頃刻風聲雜雨聲。遠客初來渾不解。問人知是海潮生。夜作聽潮
萬木參差長子孫。將軍百萬闢名園。樓臺寂寂無人管。一路蟬聲送出門。游某將軍園
坐受南風一味涼。萬松蒼翠撲長廊。白雲一抹山腰失。我自無心雲自忙。長廊看雲
碣碣峨峨列若城。渤海浩浩鏡同清。綠章合向天公乞。看水看山過一生。田氏園靜坐

自信

榮孟枚

自信劉蕢本不風。從軍投筆已籠東。高文擬送五窮鬼。團扇閒圖一放翁。小極參禪悲駐世。佳遊携

校證觀空。朝三暮四何須較。喜怒無端笑狙公。

入世居然百不宜。滑稽方朔欲歸奇。一官繁難吾安任。萬卷縱橫子可貽。徇俗每慚西第頌。抗塵常勒北山移。肺肝鏤後詩猶濁。試遍名茶第幾旗。

廉藺功名愧不如。邵甘李志與曹蜍。少年馬稍無餘子。舊澤琴書有敝廬。彈鐵未焚食客券。種瓜擬把故侯鋤。太平世界身常健。莫問唐初是禹初。

同學友人趙少僊別十二年頃與晤於瀋陽話片刻即別去作詩訊之

金毓黻

春。明。矯矯成均侶。十年九苦兵。重逢驚貌變。遠客爲官輕。蹤跡乖南朔。交游半死生。片時分袂地。猶得話春明。

大學文科同班十八人君言已有二人病逝餘多無音息聞之惘然

盆菊盛開驕豔欲滴作詩張之

黃菊開時百卉殘。嚴更相對不勝寒。南牕寄傲知何似。應與貞松一例看。

自里中乘車赴煙臺

弋人施繳知何處。不見鴻飛見雪泥。雲重漸迷家遠近。泥深那計路東西。時當冬日行秋令。歷盡長橋更短堤。堅坐不須愁徑仄。世間物理本難齊。

游遼陽東京陵

故山無悉此松楸。一帶寒煙隱碧流。關塞遠歸猶是客。墓門乍到不禁秋。舊京遙峙年三百。勝國虛存土數坏。王氣東陵今日盡。種瓜誰是邵平侯。

久旱得雨庭院如洗以詩志喜

雨間布六氣。雜然充庭廡。觸鼻使人畏。炎熇迫湫隘。羲和忽匿景。豐隆恣沆瀣。一注滌百穢。頃刻朝九派。呀然豁塵襟。久鬱爲一快。微此風師力。尙成何世界。向晚坐花下。喁喁兒女話。清風送暗香。髣髴聞澎湃。

維宙先生使晉初歸奉呈

黃式叙

落落秋滿銅鞮宮。繡衣驄馬來雍容。上黨故爲天下脊。使君自是人中龍。胸羅寶書七二國。日送太行。千萬峯。晉祠流水亦奇絕。歸哦詩句鏗霜鐘。

維宙先生有詩見和因答一首兼呈兆備師

落日金臺望故宮。升高能賦氣從容。匡時西極徠天馬。治國南陽有臥龍。澤畔婆娑如此樹。雲端突兀是何峯。因公更憶袁夫子。獨坐擁書聽曉鐘。

題曹靖陶看雲樓覓句圖

坐看白雲起何處。朝來萬變滿詩中。此人合是王君懋。高詠不妨盤肉空。

遜迹略同吳市卒。憂時頗似杜陵人。綠陰上下一樓在。何必娜如山結鄰。

寄訊馬適齋王枏伯

邊塵白日少光輝。散葉空階偶一飛。有夢終憐天不到。無家休問客何歸。故人遠道詩能好。流水幾時書亦稀。那得傾樽同爛醉。嗟余猶採北山薇。

俄事既興尊瓠翁。數語書言其事胥中機。要更舉辛亥秋日。愈觚菴學使隴上往績爲證。惜此說之不行。又歎先生之未大用於世也。感喟之餘。系以此詩。

王朴平邊策自奇。感時空賦出車詩。四夷形勢胸俱熟。一老沉淪世可知。西望玉關猶未已。東流江水定何之。此間功罪分明在。青史他年倘有辭。

纓蘅移居東城有詩索和次韻奉酬

蕭然茶竈住城東。十載才名滿洛中。花市行吟惟子獨。茅廬作計幾人同。一聲啼鳥不知處。百尺閒雲嫋在空。已是成虧泯胸際。姑來對飲喚鄰翁。

寄呈石遺生先福州

匹園成就好林泉。歸臥家山又幾年。上雨旁風留命在。高天厚地以詩傳。老爲海徼漁翁長。閒赴門生荔子筵。孰續東京夢華錄。斜街往事恁人憐。

瀋陽晤允滋先生別後有呈

倏然風采益峻嶒。三見梅開別緒增。檐瓦天寒猶落霰。窗櫺日暖欲消冰。張南周北人無忝。王後盧前士可稱。怪我登車歸去急。連宵梧桐已難勝。

招飲以歸
急未赴

龍沙秋日呈業師世太史仁甫

關義鐸

聲名自昔京華重。且喜回車出塞來。純域風光今更睹。中原文教昔曾哀。詩書委地何人惜。桃李成蹊長者栽。歎息同堂多俊彥。愧余獨乏濟川才。時局滄桑幾變更。都門回首不勝情。卽今聞望如山重。漫說衣冠似羽輕。道勵獨行人共仰。書成孤憤世難鳴。崇陵謁罷傷心甚。禾黍油涕泗橫。

爲唐大令勵宣題樺川縣志

服官餘事徵文獻。此道由來與政通。書讀黃巖才未盡。石撻赤玉物何豐。併將雲夢吞宵裏。忽送江山到眼中。三撫斯編心嚮往。瞳矐爲啄日生東。

重陽後二日夜作

已感秋深葉打門。旋驚飛雪舞黃昏。雞林寂寞能頭白。旅夜孤燈一斷魂。

奉和柎伯感賦韵兼呈適齋

莫向轍轅問北南。個中鷄肋味同諳。新詩能敵人千百。好月難圓夜五三。文字幾曾逢李杜。功名畢竟讓終甘。馬工枚速知誰是。適齋詩成最速 佳果分嘗抵酒酣。耕伯賜果

官廨待楠伯不至

鐘聲寂寞燈光黯。坐待高人却未回。偶展詩篇歌當哭。可憐踪跡去還來。前曾游吉一次 大江日夜淘雙鬢。小吏風塵到不才。阮瑀翩翩竟何樂。筆花開處幾低徊。

歲暮感賦呈靜晤師

客裏風光劇可憐。那堪臥病更殘年。堂堂白日去如逝。黯黯青燈寒不眠。此際嶺梅應燦爛。終朝藥物與纏綿。采薪愧動吾師意。車馬能來春色前。

書成十卷河汾學。度似千波海樣寬。誰識賢勞羈簿領。吾知身世誤儒冠。刺天鴻鵠飛何已。失雨蛟龍變亦難。欣得高人能澹泊。不須努力勸加餐。

題李秀中哭兄懷星詩後

彭殤一例尋常事。其奈情難忙却何。我讀君詩重惆悵。鶴鶴原上淚滂沱。文章當日推長吉。一夕樓成赴召忙。容我癡呆在人世。好留兩眼看滄桑。



佛桑館詞 二十八闋

榮孟枚

如夢令題美人秋思便面

小院梧桐滴翠。人倚紅欄如醉。一寸月稜眉鎖得。相思欲碎。憔悴憔悴。沒箇人兒勸慰。

望江南踏青

紅梅綻。先繡縷金鞵。攔起相思撐起病。雙鬢扶我過銅街。姊妹約休乖。
眞娥墓。多事葬姑蘇。紅是鞋尖青是草。虎丘山角骨俱酥。嬌軟數奴奴。
長堤外。金勒走花驄。散到衣香吹到鬢。最無聊賴小東風。梳掠梅精工。
清明過。今日又紅明。飛盡楊花飄盡絮。小窗研黛畫蕪城。詩詠麗人行。

菩薩蠻贈別

綠窗人面如花綻。別時記得嬌無限。再見恰三年。龍城小雪天。淚濕紅袖雨。怨入琵琶語。呪我是冤家。香盟辜負他。

千金一笑開博局。歸時著個貂裘去。樺燭扶鴨鬢。春趺比月彎。壁上名流畫。猶記儂初嫁。對此悵人琴。侯門似海深。

明朝騎馬天涯路。盆梅骨冷無尋處。誰出孟家蟬。明珠十斛圓。蕭娘書一紙。知也難得此。珠淚尙能乾。穿絲寄所歡。

眼兒媚

小雨絲絲撲繡簾。微冷透紅衫。阿侯纔睡。檀奴未返。花落春殘。研光小簡香薰透。寄遠向長安。芳心欲碎。梁間棲燕。枝上啼鶯。

菩薩蠻 城南冶春

濛濛飛絮城南路。輕衣穩馬尋春去。一角小紅樓。湘簾初上鉤。門外垂楊綠。記得吃茶處。向夕管絃嬌。花街人似潮。

又

隔簾絮絮弄香語。踏青似怨清明雨。小病是相思。畫屏紅豆枝。別院棠梨落。閒煞鞦韆索。夢裏鷓鴣聲。哥哥莫遠行。

又

閒愁恰似梅時雨。幾度放晴天不許。花落又黃昏。亂鴉啼到門。遠人歸未卜。懶把金錢數。窗外響紅蕉。一雙蝙蝠驕。

臨江仙 蘇州客中

今日清明風又雨。江南草長鶯飛。小樓晝暖繡簾垂。傷春病酒。未補踏青詞。欲待歸來雙燕子。蠟窗放下遲遲。美人芳約又愆期。香消茗冷。獨自坐支頤。

菩薩蠻 城南遊園遇舊

今年春雨梨花瘦。碧桃花卻開依舊。邂逅沈家園。憐他紅袖寒。華年如逝水。不是當時美。陌路看蕭郎。星星鬢有霜。

朝中措

背人雙話月昏黃。紅攔轉角廊。柳綾千條。腕綠。藤花一架垂香。清明過了。紅明過了。何事商量。踏青約將姊妹。燒香說與爺娘。

浪淘沙 題曲伯龍彈琴小影

冠蓋滿長安。君最單寒。自研宮墨寫秋蘭。不與世人飾壁角。掩淚獨看。負手向疏欄。松老菊殘。小窗明月抱琴彈。帝聖麟鳳都不作。太息無端。

菩薩蠻

濛濛飛絮紅簾角。美人欲定丹青稿。不忍畫關山。行人猶未還。小簡脂香膩。絨上珍珠淚。蟾子汝

何。知。向。儂。懸。一。絲。

浣溪沙 題畫

應。喚。蜻。蜓。作。小。紅。野。塘。秋。水。釣。絲。風。芙。蓉。花。老。板。橋。東。
雙。髻。采。菱。人。去。後。初。三。新。月。又。如。弓。玉。簫。
和。恨。起。孤。篷。

鷓鴣天

春。老。愁。人。卻。未。知。一。雙。蝴。蝶。上。花。枝。篆。香。欲。燼。茶。煙。颺。屏。角。丫。頭。睡。觸。時。
思。往。事。填。新。詞。去。年。今。日。佛。狸。祠。香。火。神。絃。春。社。散。玉。兒。歸。去。爲。誰。遲。

南樓令

訪藕於校書不遇雪娥校書留飲醉後作

隔。着。綠。窗。紗。似。他。不。是。他。喚。紅。兒。爲。泡。紅。茶。晴。日。滿。簾。春。院。落。開。一。架。紫。藤。花。
翠。袖。響。琵琶。檀。槽。遮。髻。鴉。是。平。康。趙。家。李。家。揮。手。千。金。拚。爛。醉。能。幾。度。客。京。華。

菩薩蠻 爲允休和尚題小影

飯。顆。山。頭。人。一。個。天。涯。行。脚。袈。裟。破。和。尚。老。於。牛。秋。風。瘦。骨。頭。
黃。經。寥。天。一。鶴。鳴。
賁。茗。燒。紅。葉。寺。僧。樓。冷。月。深。夜。誦。

虞美人 歸自西湖

匆匆拋了西湖去。飽聽湖州雨。纔携詩卷坐篷窗。又從賣魚聲裏過吳江。歸來小泊寒山寺。佳節逢寒食。誰家上塚畫船遲。坐個茜紅衫子小兒女。

浣溪沙 題梅花屏風

十萬狂花向臥牛。一雙翠羽正啾啾。雪香如海夢來遊。潑卻胭脂磨短墨。孤山濃蕊小屏幽。美人月下着紅兜。

菩薩蠻 豔儂生女彌月

小春晴日蝦鬚透。梳頭人起雙紅袖。鬢角素心蘭。簪來側鏡看。繡椽綉嬌女。低與檀郎語。儂要去。燒香爲伊喚乳娘。

浣溪沙

門外清江帶白鷗。青蘋風末夕陽頭。美人紅袖木蘭舟。遠浦漁燈星一點。小樓簾幔月雙鉤。玉簫嗚咽正吹秋。

金縷曲 馬遜翁營生曠成賦寄

土饅頭一個。算古今英雄人物。誰能躲過。大好青山真買得。整頓他年埋我。營生曠。昔賢曰。可華表巍巍雙鶴下。任學仙遺蛻從茲妥。看手植松杉大。遜園小記名流作。荷鴉鋤栽桑種稻。陰晴兩課。

垂老夫妻兒女妾。高致全家寡和。携肴酒墓門閒坐。寒食清明應上塚。及生前自薦香花朵。切身事。計非左。

菩薩蠻

香階剗襪人何處。燈簾紅定相思路。牆角一蟲鳴。月牙花豆棚。風露深宵立。有誰知此意。銀漢轉雙星。秋期不可憑。

菩薩蠻

題畫

一髮青山無限好。夕陽紅樹歸鴉早。老屋補秋蘿。攤詩人細哦。門外秋江冷。繫個烏篷艇。不是就鱸尊。山陰訪戴人。

雜俎

吳家象

怡園詩話

沈彭齡

廣州北門外快風閣有楹聯云。引我舒懷山遠近。催人行樂塚高低。蓋書楊州石天基舊句也。語頗曠達。天基著傳家寶一書。言近旨遠。暇時閱之。亦頗足解人積悶。消人愁煩。予最愛其無可奈何。聽天由命八字。真塵世中一劑清涼散也。楊州古稱繁華地。而前有董江都。後有石先生。生諸其間。愈見山水之鍾靈。不獨在綺羅文繡也。

周子傲。梅村先生之友也。嘗有過靈隱。弔僧圓鑒詩曰。寺樓遙挂海門潮。鷺嶺龍宮夜寂寥。精衛不知何處去。冷泉亭下獨吹簫。神韻酷似漁洋。

唐樂府被楔曲曰。按漢宮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晉及劉宋以後皆因之。至唐傳以爲曲。金谷園中柳。春來已舞腰。那堪好風景。獨上洛陽橋。神味情韻。迥非後世可及。

劉夢得竹枝辭曰。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江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餘味盎然。與今人之竹枝專用遊戲者不同。

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永叔不喜杜詩。一見周密齊東野語。蓋性使之然也。子美主沉雄。而陶詩太清。永叔主情韻。而杜詩稍直。是知以好惡論事。皆未免有偏也。

昔人過周瑜墓詩多矣。如方扶南之小喬夫婿是英雄。梁鞠泉之夫妻人物冠江東。皆極稱美之。袁

簡齋有小喬何幸嫁夫君之句。予亦有詠諸葛公詩曰。能娶醜妻扶幼主。先生畢竟勝周郎。蓋以德繩之。公瑾實有遜於武侯也。

劉賓客詩曰。花面丫頭十三四。後之稱丫頭本此。又今人呼侍婢亦曰丫頭。蓋女子未成人時。頭上則方梳雙髻。卽漢所謂偏髻也。考正字通。丫髻謂之偏髻。髻當作音毛。

陶靖節詩曰。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頹齡。豈飲酒一事。果能滌慮而養身耶。按濯纓亭記。眞宗二年。有異人長纒三尺許。身與首相半。豐髻秀耳。丐食輦下。叩其所自來。則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聞於上。召見內殿。訊其能。則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異之。後訪求不得。敕圖其像。蓋卽今壽星像。壽星嗜酒。亦趣事已。

唐邊塞曲曰。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按耳衣卽今之暖耳也。

蘇子瞻舟中聽人彈琴詩云。歛衽竊聽特激昂。又書王維吳道子畫後云。更於維也。歛衽無間言。是歛衽二字。皆就男子言之。又國策江乙說安陵君曰。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史記留侯世家。酈生勸立六國後曰。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亦皆就男子言之。熊禾詩曰。東坡眞天人。再拜當歛衽。是元時猶存男子之稱。今則皆謂女子之拜爲歛衽矣。

劉青田擬對鏡詩曰。舉首理青絲。低首深所思。不願青絲長如此。但願白首對君子。眞唐音也。

明卞玉京嘗有題扇送吳志衍入蜀詩云。剪燭巴山別思遙。送君蘭楫渡江皋。願將一幅瀟湘種。寄與春風問薛濤。秀逸可喜。

遼陽劉雨村先生松陰納涼詩曰。蒲扇輕搖松下坐。遠聽流水入池塘。饒有神韻。又有詠秋柳詩云。到此已難籠夜月。當初何必惹春風。俯仰低回感喟無限。令人讀之。涕欲沾襟矣。先生爲友人知受之業師。

京江劉松荃著有青藜閣吟草。其立秋日詩曰。天末涼飈起白蘋。一行新雁度城闌。枕邊秋意誰先覺。半是閨人半旅人。頗清新。又亡友蕭午階述某君謫宦龍江秋日述懷云。塞雨邊雲暗不收。一年難遣是清秋。園花落盡人遲暮。梁燕歸飛客久留。萬事蹉跎悲去日。百般慘澹爲神州。寸心欲覲堯天日。詔敕籌邊倚戍樓。反復誦之。覺筆端有清氣往來。

袁太史詩稍病平滑。而少蘊藉。風骨未免薄弱。然其獨道性靈。則並世諸賢所不及也。予獨愛其詠陳古漁新婚曰。貧士家原須健婦。宛然詩人忠厚之意。讀之。使人性篤。

明高忠憲公夜坐詩曰。幽人夜未眠。月出每孤往。繁林亂螢照。村屋人語響。宿鳥時一鳴。草徑露微上。欣然意有會。無與共此賞。千載懷同心。陶公意可仿。非境靜人間。無此佳句也。

陳敬初裁衣曲云。殷勤織紈綺。寸寸成文理。裁作遠人衣。縫縫不敢遲。裁衣不怕剪刀寒。寄懷惟憂

行路難。臨裁更憶身長短。只恐邊城衣帶緩。銀燈照壁忽垂花。萬一衣成人到家。末句絕處逢生。似於山水盡處。忽值柳暗花明。此類作法。最能喚起讀者精神。

相傳梁內翰灝登第詩。曰天福三年來應試。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頭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看榜已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其奈龍頭屬老成。予嘗考之。此詩蓋僞撰也。朝野雜記云。有宋狀元之最少者。梁內翰灝。張舍人孝祥。王尙書佐。皆二十三歲及第。國史之梁灝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第一人。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得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歲。又考歷書。雍熙二年太歲乙酉。景德元年太歲甲辰。相去二十年。若陳正敏遜齋閒覽。以灝八十二歲中狀元。卒於景德元年。壽九十三。未可爲據。蓋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已閱二十年。若八十二歲登第。距卒時該年一百零二歲矣。至於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乃宋永亨搜采異聞錄推衍之辭。更不足信矣。

予昔嘗有詩曰。女子亦何羞。婚姻輒蒙首。後考杜佑通典議曰。婚姻王化人倫之本。而婦拜時禮儀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咸有此事。其儀乃告時急娶不待六禮者而然。今遂通行耳。

陶詩澹泊。真千古不祧之祖。後之學陶者。惟孟襄陽王摩詰最爲無愧。予謂今之學詩者。當於陶公而外。更效左太冲之高曠。則下筆時方能局度開展。否則流於島瘦郊寒一路。長爲寒螿之號。定難

獲頤養之妙矣。此亦學詩人當注意者。

銀州耕石老人得家書詩。有句云。田廬尙幸存無恙。妻子依然聚有時。此喜慰之辭也。徒河逸民先生見家書詩曰。家書久隔頻垂念。今見家書反怯看。親友依然催債累。妻孥仍未免飢寒。此則悽楚之音。兩詩信佳。而後者尤爲動人。

嘗冬夜與友人共話。聞空中雁過。予因口占一絕云。宵深何事最關情。愁聽橫空雁一聲。應是稻粱謀太晚。寒冬雪後尙孤征。二十八字中。感喟無限矣。

青埵山人洪飴孫。有晚抵古州詩曰。輕帆飄不住。涼氣晚來升。一帶水西市。萬家江上鏡。沙平迷向背。岸古失峻嶒。莫辨空濛影。林梢月有棱。頗秀勁可喜。

章實齋文史通義中有文德篇。以爲立言者之標準。予謂不獨文宜有德。詩亦宜然。紀文達公筆記中。有某寒儒送僕詩曰。飢寒迫汝各偷生。送汝依依尙有情。留取他年相見地。臨階惟歎兩三聲。此僕將投別主。而相送之詩。仍敦厚無怨。噫。人能行恕若此。何患胸中無太和氣象哉。

曾文正公日記云。余昔手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味趣爲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爲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彖辭爻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爲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爲知言。神者入功與

天機相湊拍。如卜筮之有絲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卽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考阮亭爲詩。亦由佇興而就。與文正之言。可以互相發明也。

袁蔣趙三家之詩。多尙小巧。惟其尙巧。故詩格低落。流於平滑。然鉛山甌北之詩。有時較袁爲雄厚。鉛山遠游一章。饒有唐音。甌北赤壁懷古詩亦絕佳。其詩曰。依然形勝扼荆襄。赤壁山前故壘長。烏鵲南飛無魏地。大江東去有周郎。千秋人物三分國。一片河山百戰場。今日經過已陳迹。月明漁火唱滄浪。

詠物詩如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曼卿詠梅詩)已嫌太粘滯。其他者亦多因運典刻畫。氣力薄弱。以予所知。除新城秋柳外。鮮有佳製。惟錢宗伯詠落葉詩。極爲雄渾有力。詩曰。秋老鍾山萬木稀。凋傷總屬劫塵飛。不知玉露涼風急。只道金陵王氣非。倚月素娥徒有樹。履霜青女正無衣。華林慘淡如沙漠。萬里寒空一雁歸。

范文正公讀韋蘇州邑有流亡愧俸錢之句。而歎爲仁者之言。近讀安士全書。載文正爲官時。某縣

令卒於任。其妻携兒歸里。瀕行面謁文正。請免關津之費。文正手書七絕一首。告之曰。若遇關津諸吏。卽以此詩示之。可放行無阻也。其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姓。此是孤兒寡婦船。公詩亦仁者之言也。安士清人。一字夢顏。邃於佛學。全書者。合萬寶先資。欲海回狂。陰鷺廣義。西歸直指四書而成也。

辰州宋雲松。贈予遠行詩。中有句曰。四載詩書多倚重。孤身道路正迢遙。頗見性情。

昔予有詩曰。七香車裏紅顏少。百美人中薄命多。後閱倪雲癯桐陰清話。見有百美詩排律一章。因亟錄之。藉資印證。其詩曰。聲價昆明紙。上官婉兒。恩波太液泉。楊太真。綠珠空墜粉。綠珠。紫玉已成烟。紫玉。塞外三千里。王昭君。樓中十二年。關盼盼。蛾眉偏淡掃。虢國夫人。獼髓喜新填。鄧夫人。句落風前絮。謝道韞。才抽錦上璇。蘇若蘭。唾壺凝血淚。薛夜來。茗椀賭芸編。李易安。曾侍司空席。杜韋娘。叨倍學士筵。秦若蘭。紅芙蓉寶帳。輕鳳飛鸞。白玉兩于闐。甘夫人。買得長門賦。陳后亞嬌。裁成小樣箋。薛濤。楚宮羞楚語。息夫人。秦國媚秦川。秦國夫人。門麗妝梅額。壽陽公主。承恩啓玉拳。鈞弋夫人。菱花懷內合。樂昌公主。桃葉渡頭嬌。王獻之妾。膽落吹簫婢。朝雲。魂消入塞鞦。蔡文姬。梅精賜姓好。江采蘋。花女傍輿妍。袁寶兒。巧樣稱三絕。吳夫人。芳名按四絃。鮑四娘。釵頭羞賣玉。霍

小玉) 裙褶號留仙(趙飛燕) 蘭蕙樓中鎖(蘭英) 蘭蕙(蘅蕪) 夢裏牽(李夫人) 西明私識李(紅拂) 北魏夜窺田(紅線) 松柏同心結(蘇小小) 梧桐一葉翻(任氏) 笑情齟齬媚(孫壽妻) 詩思斷腸煎(朱淑真) 隔世環疑見(姜玉蕭) 雙文韻自聯(崔鶯鶯) 美人甘死項(虞姬) 侍妾願隨遷(隋清娛) 綠綺琴消恨(卓文君) 藍橋驛有緣(雲英) 長條應剪矣(柳氏) 寸跡似弓然(窈娘) 彩鳳輕飛玉(秦弄玉) 靈蛇巧助甄(甄后) 歌聲雙淚落(孟才人) 舞態百花旋(麗娟) 姊妹東吳勝(二喬) 男兒西蜀賢(黃崇嘏) 亂流愁躑躅(麗玉) 五馬怪遷延(羅敷) 城築夫人寨(韓氏) 朱序母) 軍操娘子權(平陽公主) 玉香鞋襯煖(徐月英) 寶髻髮垂髻(張麗華) 春日曲江酒(黃四娘) 秋風團扇篇(班婕妤) 一絲牽舊燕(姚玉京) 兩鬢貼新蟬(莫瓊樹) 囊貯留情石(張竊窳) 裙盛撒帳錢(荆山公主) 念奴歌宛轉(念奴) 子夜曲纏綿(子夜) 舞出腰間柳(小蠻) 行來襪底蓮(潘妃) 偷飛三苑月(紅綃) 潛放五湖船(西施) 字字簪花美(衛夫人) 山山螺子娟(合德) 卿呼多屬愛(王戎婦) 我見亦知憐(李勢女) 柳葉雙眉嫵(瑩娘) 桃花半朵鮮(姚月華) 隔簾能記拍(張紅紅) 並坐可參禪(琴操) 酒爲從郎索(試鶯) 衣緣愛客穿(蘇子瓊) 香分情不散(賈子) 魂返魄仍圓(張倩娘) 詩思空門老(魚玄機) 仙胎楚澤還(杜蘭香) 鏡臺羞自納(溫嬌妻) 人面恨相攀(崔護妻) 春入湖中鑑(劉采春) 聲停江口舷(潯陽妓) 梅花香調發(莊暗

香)蓮子苦心纏(舒禁)插鬢迷蜂蝶(李連香)敲詩怨杜鵑(花蕊夫人)吟成能割愛(鏡兒)粲
處欲驚眠(紫雲)曲度愁都却(莫愁)花藏忿亦蠲(杜羔妻)緣因紅粉結(韓夫人)名並
牡丹傳(李端)右百美詩頗佳惜不知作者何人此雲癩得自做篋中者也

青埵山人題掃落花圖詩曰咫尺簾櫳外難拋一樹紅幾時籠宿霧昨夜又東風玉雪分明捲芳華
迢遞空爲誰添懊惱小立雨絲中收句尤佳

爲詩之道與爲文大異文多就遠大官之方能動人觀覽詩則但就本地風光說來別有佳趣如放
翁家居詩云柴門雖設不曾開爲怕行人損綠苔妍日漸催春意動好風時捲市聲來學經妻問生
疎字嘗酒兒斟漱澀杯安得小園寬半畝黃梅綠杏一時栽皆就目前著筆予亦有退食詩曰荆妻
先備酒盈卮慰我勞形退直遲菜熟勝於梁肉味花明猶似故山枝參來貝葉原無語濃到芭蕉合
有詩頻聽鷓鴣農事徧黏天芳樹雨絲絲亦頗有意致

記予幼時讀試帖詩見柳柳州款乃一聲山水綠題註以爲至綠韻而止也旋讀唐詩乃知其下更
有二句心竊以爲蛇足後閱釋惠洪冷齋夜話見東坡先生謂此詩有奇趣結二句雖不必亦可又
王文簡公亦謂此詩大可截去後二句二公之言實獲我心矣

四時讀書樂詩有道氣而無腐語予深喜之初亦以爲朱子撰也後乃知爲仙居翁森作詩中如籬

豆花開蟋蟀鳴。大有幽風意味。又如高歌夜半雪壓廬。數點梅花天地心等句。雖中含道氣。而仍不愧詩人之詩。非一般理學家之詩。所能彷彿也。曾文正公曰。古文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予謂爲詩亦然。純說理者。多類語錄。翁子之詩。可謂不落窠臼矣。

錢虞山龔合肥。以朱明故臣。而仕清爲顯官。其品節姑置莫論。若以才華繩之。兩人實千古秀傑也。吳祭酒王郎曲成。龔亦有詩贈郎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尙如絲。酒闌却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神似阮亭。而情韻過之。

李生文信感懷詩有。云最恨關山月。今夕愈團團。姜兆一有清寒書生。分慕古以自寬之句。趙方儒游千山歸。來有孤擎眠不得。頗憶千山秋之句。初事吟詠。而古體竟適勁若。此殊可羨也。

唐子畏漫興詩云。此生甘分老吳閭。萬卷圖書一草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觴。跣趺說法蒲團軟。鞋襪尋芳杏酪香。只此便爲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高華超脫。大可想見其爲人。

祝允明田家詩有。云老妻督少婦。擇繭停辟。纒輕雨日日。零羣苗盡懷。蘇想見田家勤儉之。中別饒天趣。

明時金陵有徐姬者。善屬詩。而早死。嘗有句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袷衣。饒有婉思。又記某扇端錄詩人詩曰。半晴半雨太無賴。二月金陵穿袷衣。兩詩押衣字皆絕妙。

友人王秀三有七夕詩曰。聞道天宮歲月延。天宮一日世爲年。始知牛女無離別。夜夜相逢銀漢邊。推陳出新。別饒佳趣。

曾文正公早發沔縣遇雨云。此身病起百無憂。收爲艱難一怨尤。曉霧忽飛千嶂雨。西風已作十分秋。從知地利真堪恃。早信人謀不自由。昨日定軍山下過。蒼天一望故悠悠。公生平喜涪翁詩。此詩真近之矣。

陶靖節詩曰。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只此泛字流字。已是頤養妙訣。讀書真意。先生之讀書不求甚解。於此可見。世有拘牽章句。局促終日者。盍來效法陶公。而一換其肺腸。一洗其胸襟乎。

翁秀卿詩謂好鳥枝頭亦朋友。夫人苟能滌却機心滌除俗氣。則爲吾友者。青山白雲紅葉黃花。均無不可。善讀詩者。舉一反三可也。

徐博士禎卿於唐名家中。最喜劉賓客白太傅二人。文章烟月之句。尤爲清研。無怪其膾炙人口也。其詩曰。風霜獨臥閒中病。時節偏催壑口蛇。籬下落英秋半掬。燈前新夢鬢雙華。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曾待此心銷滅盡。好持齋鉢禮毗耶。

又客武昌詩曰。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一夜雨。獨臥武昌城。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是樂南征。

送范靜之遷威州詩曰。吾憐范巨卿。悃悞不邀名。作吏竹林下。清風訟獄平。與君同得罪。獨竄夜郎城。萬里巴江水。相思猿狖鳴。皆通首唐音。

都玄敬少卿。吳縣人。弘治己未進士。年五十四乞休。齋居蕭然。日事研討。或至乏食。輒笑曰。天壤間當不令都生餓死。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徧乞火。無應者。雜然笑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在。扣其門。果得火。其老而好學如此。玄敬有悼姚廣詩曰。矮屋高吟興浩然。六書精究到旁偏。橫門溪水流嗚咽。不見當年問字船。頗超逸。

昔人詠菜花詩曰。妝點只宜農婦鬢。一生不上美人頭。將菜花身分說得極高。詠物如此。方慳人意。亦頗能增人興味。若杜子美漫興中。顛狂柳絮。輕薄桃花之句。讀之既生悲感。而後人卑視柳絮桃花。又自此作始矣。前人詩中如桃李陰陰柳絮飛。桃花流水杳然去。皆未存鄙視之念。後之作者。勿泥子美之說可也。

詠七夕詩。皆以牛女睽別。藉喻人間夫婦。惟板橋老人。謂牽牛主耕。織女主織。七夕薦瓜。所以重民生之大本也。此說最確。

題畫詩多屬小品。故輕盈纖巧者多。而感喟纏綿者少。予獨愛梅村題畫詩云。臺池蕭瑟故園秋。庾嶺朱輪感昔游。文采尙存先業廢。紙窗風雨寫滄洲。老筆紛披蒼涼壯。吾欲拜倒矣。

王新城詩爲一代正宗。而於梅村先生最爲傾倒。新城懷人詩曰。江東人物舊難儔。遣老飄零半白頭。斑管題詩吳祭酒。紅顏顧曲袁荊州。太常縑素雲烟落。宗伯文章江漢流。徑欲相從破蕭瑟。片帆高挂五湖秋。太常謂王烟客時敏。宗伯謂錢牧齋謙益也。新城又有迎友謫居還都詩曰。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按新城一生境遇安順。感慨之詩絕少。獨於梅村低回無已。噫。非新城未足以知梅村也。

遼陽于天池詩有奇氣。其題塞上射獵圖云。燕山雪片大如斗。野鷄不飛狐兔走。錦袍將軍朝呼酒。箭在腰。弓在手。躍馬曳弓弓怒吼。飢鷹愁眸瞰平皋。風掣鈴響老鴉號。落日小。蒼天高。又有詠雲詩曰。抱一片來花下臥。教他帶我夢魂飛。皆非常人所能道出者。

金壇王次回詩工豔體。故簡齋詩曰。新詞最愛王疑雨。苦向紅閨學女郎。劉海峯撰歷朝詩約選。亦將王詩選入矣。予讀其有感一首。知玉亦古之傷心人也。其詩曰。名場月且本難憑。賦到閒居感不勝。澆我敢言胸壘塊。傲人只賸骨峻嶒。圖書濫竇貧堪想。筆墨狂揮懶尙能。自笑年來何所似。下場老妓在家僧。又王韜詠蝶詩中聯云。文章金粉成何用。身世飄零只自嗟。萬里家山春已老。一生風月念多差。頗覺感喟動人。

昔人謂反切出於西域。然楊子雲方言。筆稱不律。詩墻有茨注。茨蒺藜也。語連則爲茨。緩言則蒺藜。

此反切之始。見顧寧人雜錄。

今俗以磨麥而爲線者曰麵。其團塊而扁者曰餅。考之古人皆謂之餅。張盥贈劉禹錫詩有句云。余爲座上賓。舉筋食湯餅。馬永卿注。湯餅舉筋而食。卽今之長壽麵也。又荆楚歲時紀。六月伏。並作湯餅。注引越人俗言。冬至餛飩。夏至麵。亦謂湯餅卽麵也。唐書王后傳注。按面如線。煮熟而食。亦謂湯餅也。按緬素雜記。凡以麵爲食。皆謂之餅。火燒而食曰燒餅。水淪而食曰湯餅。籠蒸而食曰蒸餅。亦曰籠餅。今之饅首。卽唐時所謂籠餅也。

予有花朝詩曰。陽利入庭樹。好鳥鳴花朝。居困憑人笑。將心待佛調。楊枝恆解厄。般若豈云遙。讀罷蓮經偈。松風逸韻饒。按俞曲園隨筆。花朝無定日。有以二月二日爲花朝者。有以二月十二日爲花朝者。西湖游覽志云。二月十五日爲花朝。蓋花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爲花朝。八月半爲月夕也。此說殊有理。

清徐鐵孫迎娶之日。適值泥金捷報到門。有友賀之以詩曰。題名人作畫眉人。真個生花筆有神。多謝東皇能解事。兩番春作一番春。又光緒元年恩科鄉試時。杭州趙守成適於出榜日合筵。趙中第三十六名。戚黨豔之。爲製二牌。導其親迎之輿。一曰金榜題名。一曰洞房花燭。此皆一時佳話也。

作者略歷

以姓氏筆畫爲序

卞鴻儒 字宗孟蓋平縣人遼寧省立圖書館館長

吳廷燮 字向之江蘇江寧縣人瀋陽萃升書院主講

吳闈生 字辟疆一字北江安徽桐城縣人瀋陽萃升書院主講

黃式叙 字黎雍遼陽縣人中東鐵路督辦公署秘書

榮孟枚 字叔右吉林阿城縣人吉林省政府秘書

關義鐸 字路夫開原縣人遼寧電燈廠總文書